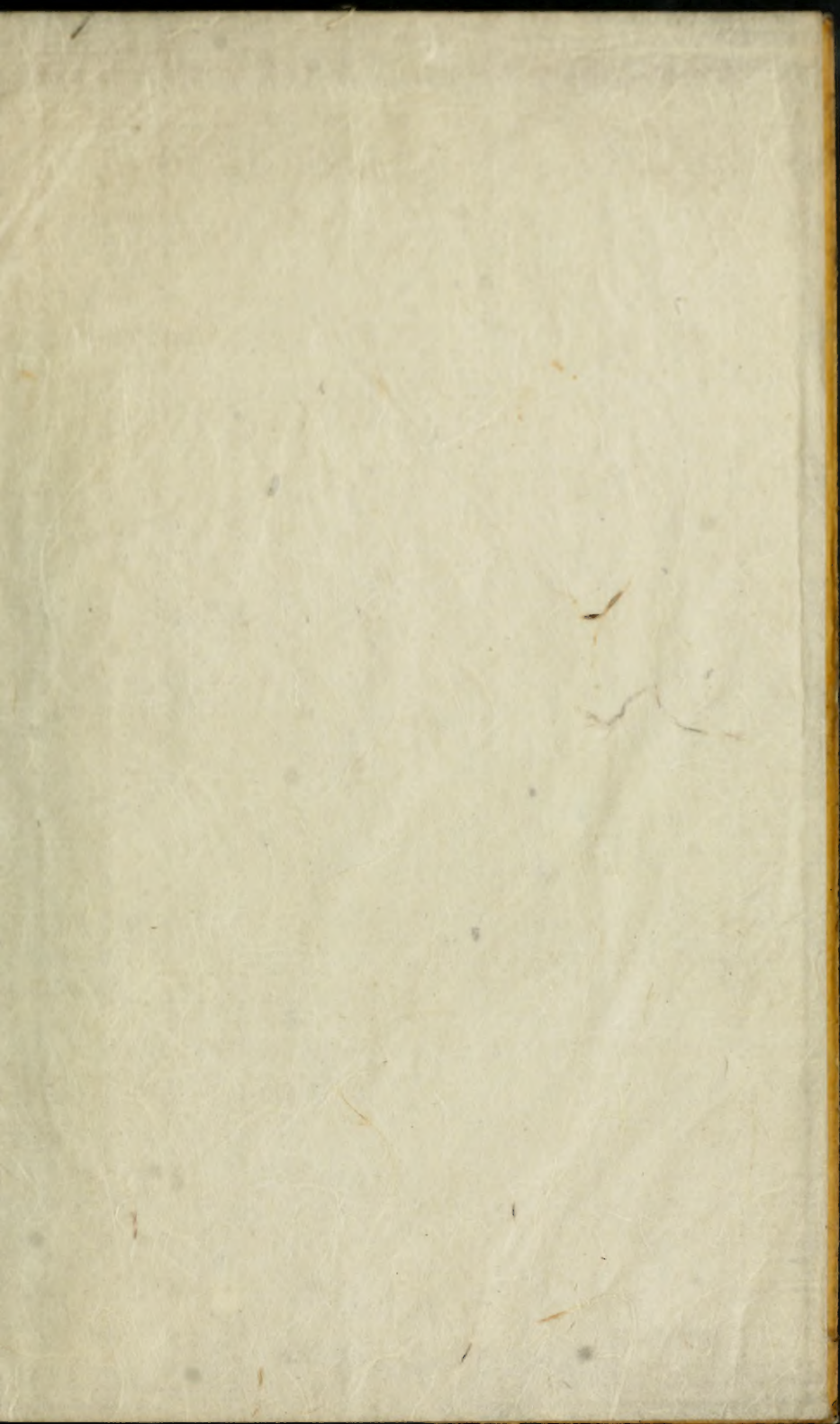
續史略

一

大明紀
太祖高皇帝
惠宗閔皇帝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共六

續史略翼箋序

三代以下得國之正曰漢矣而

有明過之寧長焉有所享誰

在一布衣莫尚焉三代以下歷

年之數曰漢矣而 有明較之

東西京僅〻相截補而南北
亶隸眞三百年耳說者曰
明以靜積而學甘雖排斜宦
也明與繼克寬繼緩乎撥吾
滑不設且易矣則振其綱

也史所贊損益可知也祖訓
大義在名實特深考亭處
於是焉責者矣張居正一有相笑
看書　顯皇帝初視植遺腹
朝鮮載蒙異恩下命源水之

源片鐵終多異外羣懷之
為摩倩尋職四竇警懌雀
何鄉而錯然　高皇帝征謨
在耳洗仁宣之治驟之成康文
景而弘治而運纘景命世宣三

代以下乎騂驒也哉由是觀之
雖詩書所讚述何以加焉而
烈皇帝殉社稷之正一百五來如焉
也其不負滿國之正不有光矣
乎嗚呼 有明一代之士夫大

務尊華而屬國之學 天王
再造恩爲我家辭又有載
籍專東之有此書一覆矣願
復而驗音之矣願我戴髮含
齒之倫爲不知 皇明之后以爲

皇明則是子孫而不能救父璽

年甲於其可考者曾氏史略

而至于宋余氏通族而至于

元推邑宇至睦洪公續編出

洪武紀曆與統鉉為而淵泉

相國公克幹其蠱爲翼纂爲
加詳之其不曰父作而子述矣
乎是皆有志乎史而不能曾
氏史而名之曰續者退然不自
居也今上南中觀察將繡梓

梓謀廣其傳謂不侵職史

微有以了意顧饒辭寡爲能

其斯爲盛　明興三百年凡

而作記隆三代者不容不大書

特書使讀此書者毋徇乎

寶曆之說而奉祝哉 頭 皇
帝壽遐之恩於千百世之下
則與洪氏萬羅輯綴而觀
察公命劃剛壽乎世之志也
觀察名錫愚有行誼能文章

東陽世家也

崇禎紀元後四丙辰仲冬大匡

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

事楊州趙斗淳序

序

利於己不能利人未仁也唯修己以治人乎利今之人不能利后之人仁未弘唯立言而覺世乎利后之人不能利古人仁未至吾于是懣焉淵泉先生博古懷道出而庸乎世蓋將以其修諸己者利人旣寡諧于岩則閉戶守古人書曰吾欲立言而覺世懼未信也遂敬取先君子所撰續史略一卷普搜羣書而註之俾略者備而遺者補凡十六卷命之曰翼箋其弟吉周讀而言曰天下之載籍甚富學者患不能盡讀唯不可不究者經與史耳經囿天下學者所共宗也

史自三代至于唐宋前而有左氏國策司馬遷班固之述后而有温公朱子江少微曾廬陵之輯家眞而人習之唯皇明史作者雖多而善者罕博聞之士猶患其僭焉是固己與人之所同病也抑今與后之人之所同憂也且使其二百九十年之間忠臣直士功烈謀猷泯焉而不章罷神思敝筆墨矻矻于編纂者庤之於架以餉蠧魚是又古人之不幸也今先生之爲是書博觀羣言利乎已也刪蕪選英俾讀者不厭而不陋今與后之人之利也採前人之述作而不削其長闡往行之幽秘而不滅其名于古之人又利也

況其著治亂興廢之故用詒萬世法則修己治人之功媲焉昭忠邪賢不肖之斷以詔夫來裔則立言覺世之效賅焉噫全乎仁者其唯是書乎且夫表章先人之書而輔成之孝也孝又爲仁之本也謹盥手而書之以弁于卷

崇禎紀元後四辛巳孟秋弟吉周敬撰

續史略翼箋卷之一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太祖高皇帝姓朱諱元璋字國瑞濠州人先世本沛人後徙濠濠古鍾離地明興號中都今爲江南之鳳陽府原註父世珍母陳氏帝始生室中數有光比長姿貌雄傑志意廓然及父母歿無所依入皇覺寺爲僧

帝以元文宗天曆戊辰生于濠之太平鄉是夕赤光燭天里人爭救火比至無有及三日洗兒有紅

羅浮至遂取以衣之故名其居曰紅羅障年十七
家大疫父母兄弟皆歿歲又饑轉丐汝頴間道中
病有兩紫衣人與俱疾瘳遂不復見
至正十二年從郭子興於濠州子興奇之爲親兵戰
輒勝署爲鎭撫
子興定遠人也元政亂聚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
太祖從子興時年二十四門者疑爲諜執以見子
興奇其貌解縛與語遂用之子興性悻直少容方
事慈與太祖謀親信如左右手事解卽信讒疎之
太祖事子興愈謹以是得免

與徐達湯和等略定遠下滁州得李善長與語大悅留掌書記

太祖度子興不足共事乃盡以兵屬他將獨與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地元兵圍六合號百萬諸將莫敢救且言禱神不吉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乃自請行元兵攻壘壘陷太祖盡斂兵入舍使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錯愕不敢逼乃列陣徐引去元兵屢攻滁州輒以計破走之會脫脫被讒去滁州遂安至正十五年子興拔和州檄太祖總其軍太祖慮諸將不相下秘其檄期朝日會

廳事太祖故後至就下座比視事剖決如流衆始稍稍屈乃議分工甓城太祖工竣諸將皆後乃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甓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皆惶恐謝乃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太祖嘗爲孫德崖軍所執達挺身往請代遂獲免時諸將多太祖等夷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甚謹太祖甚悅之

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召帝爲副元帥不受太祖雖不受然以其勢盛可倚用其龍鳳年號以令軍中林兒號小明王太祖嘗於元朝設御座遥

拜劉基獨不拜曰彼牧竪耳吾當號大明以厭之
遂定國號云福通林兒事俱詳元紀子興以洪武
元年追封滁陽王

遂渡江略定江左二十四年自立爲吳王

太祖謀渡江無舟會巢湖帥廖永安俞通海以水
軍千艘來附太祖大喜往撫其衆而元兵扼之不
得出忽天大雨乃乘水漲從小港出擊元兵大破
之渡江拔牛渚采石諸壘諸將皆欲取資糧而歸
太祖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
與公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總管靳義赴水死太

祖曰義士也禮葬之李善長預書榜禁戢士卒城降卽揭之通衢肅然無敢犯者十六年進攻集慶擒元將陳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其驍健者五百人入衛悉屛舊人解甲酣寢達朝衆心始安及攻城皆爭效死先登遂定集慶改名應天府江南浙西以次平略嘗出師戒諸將曰吾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擧而定每聞諸將得一城不妄殺輒喜不自勝爲將能以不殺爲武豈唯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二十年陳友諒陷太平指揮使花雲罵賊不屈與元帥朱文遜

知府許瑗院判王鼎皆死之雲驍勇絶倫嘗以單騎衝輩數千人賊大驚號白黑將軍及死其妻鄧氏以其三歲兒托侍兒孫氏而死孫氏抱兒間關來謁太祖置兒于膝曰此將種也爲之流涕友諒約張士誠合攻應天人情大震太祖令康茂才以書紿友諒約爲内應令速來李善長曰方憂寇來而反速之何也太祖曰緩之則二寇合吾首尾受敵友諒先破則士誠膽落矣及友諒至大破之士誠果不出遂略定江西湖北地二十一年方國珍獻金玉馬鞍却之曰吾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

安用此爲二十三年太祖救韓林兒於安豐友諒乘間大擧兵圍洪都朱文正鄧愈等堅守八十日不下太祖乃自將救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大敗走中流矢死太祖喜曰友諒死天下不難定也餘詳元紀○太祖之救安豐也劉基諫不聽及克友諒還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直擣應天大事去矣【謹按】高皇帝之明非不能策陳友諒之不擣應天也及其有功而歸也不唯無自矜之色且方褒進諫者自暴其失策嗚呼苟如是人孰不樂告以良謀哉宜乎其畢集羣策不二紀

而成混一區字之績也若夫一舉事得當而欣然不自勝侮宅人莫己若者適足以趣其亡而已矣

遂降陳理友諒子執張士誠走方國珍盡有淮浙荊楚之地

士誠被圍謂其妻劉氏曰吾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曰妾必不負君城破自縊死士誠國珍事俱詳元紀

二十七年命諸將北定中原善長率百官勸進乃以戊申春正月卽皇帝位國號明改元洪武

時方久陰是日天宇清明追尊高祖曰德祖元皇帝曾祖曰懿祖恒皇帝祖曰熙祖裕皇帝考曰仁祖淳皇帝自祖以上皆不知其名云上既命定宗廟祭禮歎曰諺言爲人子者願爲長謂其奉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季幼不能養今有天下而親已没矣郊廟禮既定首禁胡服胡語官吏用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衣不得用黃玄始令人無貴賤皆褁網巾

戊申○元年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圖註后郭子興所撫女太子上長子也后仁慈有智鑑好書史手緝甲士衣屨

佐軍嘗言治天下以不殺爲本帝善之上欲官后族
力辭而止

帝始歸子興子興次妻小張夫人見之曰異人也
乃以后妻之子興信讒帝幾危者數矣賴后善事
其妻得免上戒誨太子甚勤建大本堂聚古今圖
籍延四方名儒與之伴讀且盡其身所經歷艱苦
危險之事以示之曰富貴易驕久遠易忘朝夕觀
此庶有所警也

○以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帝嘗問善長
曰四方戰鬪何時定對曰漢祖起布衣豁達大度知

人善任五載成帝業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帝稱
善帝自將征討皆命居守轉調兵餉無乏請立茶鹽
法去元弊政用益饒而民不困
約帝在滁州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帝復
爲帝布款誠於諸將使之親附郭子興嘗疑帝欲
奪善長自輔善長固謝不往及開國立郊社宗廟
定吉凶禮儀及律令編祖訓錄大明集禮諸書封
建諸王爵賞功臣事無巨細皆善長總之○是歲
正月征南將軍湯和克延平元平章陳友定死之
福建平四月征南將軍廖永忠至廣州元守臣何

眞降廣東平永忠與楊璟朱亮祖遂下廣西諸州
至七月南方悉定
○蘄州進竹簟却之令四方無妄有獻○征虜將軍
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平河南帝如汴命遣北征曰
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上答天心下
慰民望達頓首受命水陸並進大破元軍元帝奔上
都達入元都元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
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相張康伯中丞滿
川等不降殺之餘不戮一人封府庫守宮殿禁侵暴
吏民安堵捷聞詔示天下以開封府爲北京應天爲

南京元都爲北平府故元官人蒙古人有才能者并許擢用

己酉

○是歲徐達平山西擴廓帖木兒奔甘肅時中原郡縣皆降唯湖廣平章郭雲堅守裕州不下達遣將執之脅以刃植立不動嫚罵求死達壯之繫送京師上嘉其節釋而用之

○二年立功臣廟於鷄鳴山下明史作鷄籠山上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

等二十一人
始定功臣位次也死者塑像生者虛位凡二百餘人及晩年列侯裨將相繼誅夷餘者僅二十一人耳上又定配享太廟者大海再成通海趙德勝張德勝及廖永安桑世傑凡七人皆死事臣也良臣成與祖亦皆戰歿大海尤雄勇善戰而兩目熤熤夜望之若夾燈然常曰吾武人不知書唯知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毀廬舍由是遠近爭附所至輒訪求賢士劉基章溢宋濂葉琛皆大海所薦也先是立忠臣廟於豫章祀張德勝張子明

等十四人又祀丁普郎韓成等三十五人於康郎
山皆與陳友諒戰死者也友諒圍洪都宋文正遣
子明告急于應天及還為友諒所執令誘城中降
子明佯諾至城下大呼曰我張大舍也主上令諸
公堅守救今至矣賊怒殺之一時死事者又有琮
及孫炎王愷宋國興胡深于光劉齊宋叔華趙天
麟董曾牟魯裴源王綱熊鼎朱顯忠王均諒等數
十人皆贈恤有差愷南直當塗人也佐大海守金
華常遇春部下擾市愷執而扶之遇春召讓愷愷
正色曰天下擾擾民心向背在一舉耳公主上股

肱也而帳下士乃擾百姓愷以法治之愷意公喜誠不意其怒也遇春改容謝之炎卓犖善歌詩劉基之用炎有力焉基嘗與之言自謂不如也

○免壯丁山東山西河南畿內田租以新被兵也○上召元舊臣問元政得失馮翌對曰元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上曰但聞寬則得衆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當寬元季耽於逸樂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

帝爲吳王時命李善長劉基等議律令諭之曰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法貴簡當使人

易曉若條緖繁多可輕可重則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律成又取民間所常行者類分訓釋名曰律令直解頒諸郡縣曰吾民可以寡過矣

○中丞章溢初與劉基葉琛宋濂應聘至上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也溢曰天道無常唯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時廷臣伺帝意多嚴苛溢獨存大體至是遭母喪哀毁卒

溢字三益浙江龍泉人也性孝友父歿未葬火焚其廬溢搏顙號天火至柩所而滅從子存仁爲賊所執溢挺身往告曰吾兄止一子願以我代賊素

聞其名縛諸柱欲降之不屈夜紿守柱者得脫走義兵擊賊破之及歸上慶建軍功上歎曰孰謂儒迂闊哉每以功授官輒罰辭曰吾所將皆閭里子弟肝腦塗地獨取功名誠不忍也及為中丞曰臺憲者百司之儀表當先養人廉耻使不犯法豈宜以搏擊為能哉○上微時未嘗知書及在兵間講學不倦始克太平首召耆儒李習陶安委任之下婺州徵范祖幹葉儀安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皆在子女玉帛苟及其所為天下不足平也及基等徵至安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

民之才不如溢琛上益重其讓嘗賜詩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他如范常詹同宋升孔克仁等以儒學受知者十數人唯基濂安及秦從龍陳遇寂見禮遇字中行建康人也上渡江首聘之引伊呂諸葛爲喩語必稱先生其見寵勲戚大臣莫敢與爲比拜翰林學士中書左丞禮部侍郎尚書皆不受終太祖之世出入帷幄而不可縻以爵祿者唯遇一人而已又有葉兌者嘗獻書陳取張士誠方國珍及閩廣之策後皆如其言上欲用之力辭去不復見云

○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詔李文忠領其衆遇春沉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嘗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長於大將軍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

遇春字伯仁南直懷遠人也從太祖於和陽常為前鋒戰采石下集慶及鄱陽之役皆功第一射陳友諒驍將張定邊脫太祖於幾殆上嘗曰副將軍不慮其不能戰慮其輕戰耳至是拔元上都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還至柳河川而卒年四十追封

開平王諡忠武後與徐達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皆配享太廟是歲徐達克奉元慶陽張思道遁馮勝下臨洮李思齊降陝西悉平○是歲策命高麗王顓即恭愍王也賜手書諭以保國之道且以六經四書資治通鑑漢書及九章之服八音之器賜之

庚戌

○三年遣徐達李文忠分道北伐達大破元擴廓(即擴廓帖木兒)時元主殂於應昌子愛猷識里達臘立文忠兼程進圍應昌愛猷識里達臘北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捷奏羣臣稱賀命嘗仕

元者勿賀買的里八剌至羣臣請獻俘不許封崇禮
侯令以本服朝見母妃朝中宮賜第龍光山
捷奏至多侈辭帝謂宰相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
卿等父母皆賴其休養存何爲此浮薄之言乎命
亟改之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或曰
唐太宗嘗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
孫恐不爾也後遣買的里八剌北歸擴廓帖木兒
旣破北走復相元主嘗大破徐達兵上屢招之皆
不應上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
曰常遇春上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

能臣王保保王保保眞奇男子也王保保者擴廓小名也○是歲大封功臣韓國公李善長等六人侯者二十八人上嘗戒功臣曰承平之後舊臣每多獲罪以心日驕志日滿也元季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卿等何敢望也然今皆亡身滅名向朕提孤軍應強敵瀕危者數矣然每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爲上帝所鑑故能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昔在民間時否○是歲遣使祭高麗山川

辛亥

○四年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相後惟庸以六年拜右丞相十年遷左丞相善長貌寬和而性忮刻進

封大國意稍驕上頗厭之以疾致仕劉基言善長勳
舊能調和諸將上曰是數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
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爲
之且立仆上嘗欲相楊憲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上
曰廣洋何如曰褊淺甚於憲又問惟庸何如曰譬之
駕懼其僨轅上曰然則無踰先生對曰臣疾惡甚不
耐煩爲之且孤上恩後三人皆敗如基言
○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傅友德爲征虜將軍師師伐
夏友德聲言出金牛潛趨陳倉破階州拔文州乃削
木書克三州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兵見之皆解體

廖永忠率舟師至瞿塘密遣數百人踰山度關出其上流夾攻大破之夏主明昇大懼面縛詣降（詣和軍降）時友德進圍成都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遂降之（降成都也）封昇為歸義侯賜居第

永忠之遣人度關也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魚貫巖石間蜀人不覺也昇玉珍子也玉珍事見元紀玉珍雖無遠略然頗節儉好學下士既據全蜀用劉楨為謀主講禮樂設學校賦稅什而取一蜀人安之昇幼不能治國而其大臣萬勝明昭吳友仁等自相屠殺以至於亡是歲遼東亦降天下

悉定唯雲南尚爲元守

○王年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上曰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終始乃徙高麗今國中尚有陳明二族○征南將軍鄧愈討湖南廣西諸蠻悉平之○安南王陳叔明弑其王日熞自立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卻之叔明復遣使謝罪

○免京民役賜民絹戶一疋原註以開國勞費倍於外郡也

時安南占城日本眞臘暹羅浡泥三佛齊瑣里琉球烏斯藏撒里畏兀兒阿難功德國緬瓜哇覽邦琰巴桼甘闍婆彭亨百花西番打箭爐須文達那

撒馬兒罕拂菻墨剌哈梅里別失八里泥八剌諸國相繼入貢是歲高麗使再至又遣其子弟入國學高麗生金濤登洪武四年甲榜

○六年二月初以舉人免會試赴京擇年少俊異者入禁中肄業命宋濂等爲之師賜賚甚厚至是以所取多有文無實罷科舉令有司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罷科舉者十年

明世科舉之制以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以初九日爲第一場間兩日一設凡三場而止初場試四書義三

道五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策五道然其去留之凌專在於四書義其體大率用排偶俗所謂八股文也其舉子皆有司申舉而後應試其廷試以三月朔臨軒親策亦曰殿試分一二三甲一甲之首曰狀元授翰林修撰其二三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亦多為翰林官其他自給事御史六部主事至府推知縣分授有差中鄉試者謂之舉人入國學者謂之監生舉人監生不由科第而選者授府佐教官或雜職舉人亦謂之乙榜太祖十五

年復行科舉然用人猶不拘一途嘗遣近臣以幣
帛求遺賢於四方大小臣工皆得薦人其被薦召
至者又令轉薦有以布衣直拜太學士尚書者其
爲侍郎御史布政按察者不可勝數下至倉庫司
局諸雜職皆令舉其所知召見稱旨輒超拜美官
至建文時楊士奇猶以處士爲太祖實錄總裁官
宣德正統間尚有以吏員主文及致位卿貳者自
中葉已後淸官顯仕專出甲科有以乙榜及監生
爲給事御史及九卿者則人已目爲異典矣
○潞州貢人蔘上却之曰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

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
為務奈何以口腹累人
後有言陝州產銀請開礦者上曰土之生物有時
而盡稅額一定徵銀無已言利之臣戕民之賊也
及胡惟庸敗又詔曰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耻
焉遂罷天下稅司三百六十四所軍民嫁娶喪祭
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命勿稅嘗命乘輿服御物
以金飾者代以銅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
有四海豈吝於此然不自儉約無以率下且奢侈
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也上嘗見散騎舍人衣鮮

麗問費幾何曰五百貫上切責曰農夫蚕婦終歲勤苦不免會粗糲衣垢弊今汝席父兄之庇乃以農夫數口一歲之資費之于一衣耶有宦者着新靴行雨中上曰靴雖微亦民力也可暴殄若是耶命杖之

謹按 高皇帝以命世之雄富有六合而惜費之念乃及於宦竪之一靴此所以國足于上而民樂于下也世或以崇飾儀觀不問小費者為識大體嗚呼亦何惟其公私之交病哉

甲寅

○七年夏陝西雨雹山西北平河南山東蝗詔蠲租

上勤於民事蠲賑無虛歲嘗曰吾在軍中嘗空腹出

飯得粗糲甚甘今未嘗忘也又命太守徧歷農家觀
其居處飲食曰汝知農之勞乎居不過茅茨食不過
蔬糲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也遇水旱與后妃皆食
蔬糲曰吾父母嘗値凶歲取草可茹者雜米以食朕
何敢忘之至九年又以蓄儲有餘悉免淮揚五府及
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租賦諭戶
部自今歲饑先發倉庾以貸然後聞迄三十年間賜
予布鈔數百萬米以百餘萬斛計其蠲减者尤不可
勝數或言恐財匱上曰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患無
其心耳又命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給屋舍衣

糧有差曰吾在民間常目擊饑寒困踣之徒徃徃恨不即死心爲之惻然故誓淸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若使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豈不睐朕之初志哉

是歲高麗恭愍王爲其臣洪倫所弑

○八年誠意伯劉基卒基佐帝定天下料事若神暇則敷陳王道上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上初欲相胡惟庸基不可旣而惟庸相基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藥如有物積腹中疾遂篤上遣使護歸月餘卒

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也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上破陳友諒張士誠及北定中原用基謀爲多鄱陽之役上方督戰基忽躍起大呼趣上更舟坐未定舊御舟已爲飛礮所破矣基謂宋元寛縱失天下今宜先肅紀綱爲御史中丞人憚其嚴然所糾劾者以宦侍及權要所暱比者爲先遂與李善長相失或有言三十年殺運未除者基慨然曰使我任世道一二年後寛政可復也又嘗從容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寛既致仕居青田山中惟飲酒奕棋口不言功

然竟爲惟庸所讒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後諡文成配享太廟終明世文臣配食唯基一人而已初基赴召與宋濂等同舟溯桐江有黃冠鹿裘立江上招基而笑者基望見急延入舟中欲載以去不可濂問何人基曰此徐方舟也方舟名舫當元季平時亦不肯仕者也

○遣中官趙成使河州以羅綺巴茶市馬中官奉使

自此始

上初定內侍官制毋得過六品諭吏部曰內官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爲鐵牌立宮門中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勅諸司毋通內官監文移有內侍事上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終身不復召然成已以奉使見任至永樂時鄭和侯顯等繼之至於將兵監軍遂浸淫不可復制矣

丙辰

○九年冬以災異求直言訓導葉伯巨上書略曰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上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下獄死
伯臣論分封略曰秦晉燕齊梁楚吳蜀連邑數十
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
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
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何不觀
於漢晉之事乎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
子孫也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其論用刑略
曰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
仕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
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取天

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其論求治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守令以戶口錢穀獄訟爲急務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亦上書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

任率适儒俗吏帝怒杖諸朝賴宋濂救獲免後擢
至戶部尚書以抗直屢犯上旨嘗侍宴賜酒曰金盃
同汝飲白刃不相饒竟坐法死上嘗以空印事接
治天下官吏逮繫者甚衆寧海人鄭士利上書言
錢穀之數或難懸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冊
成而後用印非期年不可先印後書權宜之務何
足深罪朝廷求賢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
所成就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臣竊爲陛下
惜之書成閉門泣曰吾必觸天子怒然殺我生數
百人何恨書奏果杖謫而坐空印者亦多不免然

上時亦優容直言嘗觀孟子至臣視君如寇讎語欲罷其配享詔諫者以大不敬論刑部尚書錢唐抗言曰臣爲孟子死死有餘榮乃得不罷孛胡惟庸陳寧塗節方有寵用事侍坐燕語監察御史韓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乞斬三人首以謝天下帝怒下獄尋釋之御史周觀政監奉天門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拒之中使曰有命亦不聽有頃帝親出宮謂之曰朕欲令宮中肄習今已悔之矣左右皆驚帝乘怒將戮人御史歐陽韶方侍班趨蹕廷下倉卒不能言急奉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卽令

赦之

○元蔡子英嘗爲察罕參軍累遷行省參政元亾從擴廓擴廓敗單騎走入南山上繪形求得傳詣京師至江濱亾去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爇其鬚不動其妻在洛亦避不見至京發官不受上書曰身本韋布過蒙主將知薦而無報國士之遇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上益重之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上知終不可奪命送出塞以從故主時元嗣主在和林○吐蕃數剽貢使十年遣鄧愈沐英分

道擊破窮追至崑崙山還

是歲愈卒愈南直虹人也年十六爲上將每戰必先登陷陣號令嚴肅所至秋毫無犯居家孝友有士君子之行封衛國公追封寧河王謚武順○是年高麗使五至并却之以嗣王未稟命也○十一年元愛猷識里達臘卒于和林子脫古思帖木兒立命遣使往吊之

○十二年賜汪廣洋死初胡惟庸爲左丞相廣洋爲右丞相惟庸寵遇日盛生殺黜陟或不奏行內外奉事必先關白躁進之徒爭走其門饋遺不可勝數廣

洋浮沉守位知而不言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知狀上問之對曰無有上怒貶海南尋賜死

廣洋嘗封忠勤伯時文臣受封者李善長劉基與廣洋三人而已

○徵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卒初廣東破子中墮馬求死不得折一足乃變姓名浪迹江湖上求之不得簿録其妻子竟不出常齎鴆自随誓不復仕至是以幣聘慨然曰死晩矣乃飲鴆死

上又聞元總管王翰賢强起之翰自刎死時元故

臣不仕者又有張昱戴良楊維楨等維楨嘗被召
修元史上欲官之辭曰豈有七十老婦再理嫁者
耶乃放還上最重守節士元忠臣福壽余闕李黼
石抹宜孫皆立祠祀之元故臣劉仲德朱彥德從
其主在漠北上遺之書曰幼主孤弱人多叛去獨
二生竭力守護可謂間氣所鍾矣學士危素元舊
臣也一日帝聞簾外履聲問爲誰對曰老臣
危素帝笑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尋命守余闕廟于
和州歲餘而死先是張士誠徵元員外郎張乘於
松江乘具酒醴告祖禰顧西曰晴明日入生晚節

如是足矣是夜自經死子中死時亦爲歌七章哭
其祖父師友嗚呼皆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庚申

○十三年胡惟庸謀反伏誅惟庸家井中忽生石笋
其祖父塚上夜有光争言瑞應惟庸喜自負有異謀
原注 誘陸仲亨費聚使在外收軍馬又取衛士及亡命者爲心膂 陰令其壻父李存
義說李善長 原注 存義善長弟也 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若
爾滅九族然不能制惟庸遣人招倭又致書於元稱
臣請外應皆未發會惟庸子馳車墜死惟庸殺輓者
上怒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
事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上大怒誅惟庸寧以節本

貢謀并誅之
惟庸初以曲謹當上意既得志頗縱恣上稍覺之
殺其家人爲奸利者又詰劉基死狀乃懼而謀逆
徐達從容言惟庸不可任惟庸賂達閽者福壽使
毒達爲福壽所發不果寧初知廣德府以旱乞免
租不許寧曰民饑如此猶徵租不已是爲張士誠
敺民也上韙其言而許之後知蘇州反徵賦苛急
燒鐵烙人肌膚人號陳烙鐵其子孟麟嘗諫寧被
撻數百而死上惡之曰於其子如此何有於君父
耶寧聞之亦懼遂與惟庸通謀云○王世貞曰聞

之中消曰胡惟庸於井傍鑿一孔別取甘酒轉注之詭謂醴泉出邀高帝親幸因而伏甲謀不軌考之贈太監雲奇墓碑亦略同奇南海人也以內使守西華門偵知惟庸謀亟走當蹕道勒上馬銜言狀氣鬱舌駃不能宣左右撾箠亂下奇臂將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而睨顧見丞相第中壯士裹甲伏屏間數匝亟發禁兵捕擒之而後召奇氣絕矣詔贈奇官賜葬太平門北嘉靖中復加諭祭而少司空何孟春文其碑石但放之國史皆牴牾上既登城樓得反狀矣而又何假於涂節

之告變也豈節以事發始首故不免於死耶錢謙益曰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攷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据中人之言而立碑耳攷諸爰辭自洪武八年以後惟庸與諸公侯約日爲變殆無虛月五年之中期會而復罷者無慮二百餘諸公侯多嚄唶宿將惟庸輩亦文法老吏一朝舉事如中風狂走攘臂朝堂抗議道塗流傭厮養衆預秘計此豈非神奪其鑑使之自取滅亾也哉不然則爰書具在豈無傳致一時反狀已明抑或傳疑百世後之君子摩挲簡牘必有俛仰心

悖彷徨淊流者矣【謹按】胡惟庸一庸夫耳以高皇帝之聰明英斷擧天下聽之而不悟者垂十餘年彼亦何嘗有絶人之才高世之知可以傾動人主者哉亦唯曰以曲謹當上意而已嗚呼可畏哉柔佞之爲禍於人也

○上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分大都督府爲五府【原註】中左右前後也

【謹按】輔相之職所以佐天子統百官而理庶政自羲軒已來未有廢是而獨治者也高皇帝懲胡惟庸之以輔相竊柄而并廢丞相之官夫惟庸之相

固當懲也然不擇其人而懲其設官則天下之以
官名者皆可廢也豈獨丞相而已哉若以爲丞相
之權足以危國家耶三代尚矣唐宋之相未聞有
一人謀反者漢之反者二人耳王莽以外戚曹操
以強藩皆非以相故也且夫萬幾之繁固非一人
之所獨理也百官之衆又非可以漫然而無所統
也爲人主者雖挺上聖之知兼衆人之能其腹心
股肱之託決不能以無其人是故丞相之名雖廢
而丞相之實必有所在不在於宦官則在於外戚
亦或在於左右便嬖之臣其勢固然也文皇帝以

腹心股肱之托歸諸儒臣故終明之世丞相之實在內閣亦可謂善於通變矣然有相之實而無相之名有相之權而無相之體惟其無名與體也故又必有所托而後行其權人主英明則屢能自攬於帷幄而不能效正色直諫之職不幸而值中主而下則不能不托重於司禮而宦官之勢遂至於不可制是高皇之法不能棄丞相之權而適足以長宦官之勢而已矣或曰東漢及唐皆以宦官亡是又何嘗廢相耶曰東漢之三公有相名而無相權其不能制宦官固也唐之宦官唯握兵故不可

制使其如明之宦官而已則一訓注已足以制之矣而況於賢相乎嗚呼事不師古雖英明神武之主猶不能以善其後又況於其它乎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是時雷震謹身殿奉天門遂大赦有是詔是歲又減蘇松嘉湖稅糧初上怒四郡爲張士誠固守特重其稅其後屢詔遞減然天下一歲之稅爲米者二千四百餘萬石而蘇州一府爲二百七十四萬餘石其重猶如此

○安置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道卒濂傅太子

十餘年言動必以禮法拱手論前世興亡事太子每
斂容嘉納至是其孫愼坐胡惟庸黨被刑械濂至京
帝怒欲誅之皇后以其教授太子諸王乞赦其死上
意稍解

濂字景濂浙江金華人也以文學受知恒侍左右
隨事納忠補益甚多一代禮樂制作多其所裁定
四夷貢使至者數問宋先生無恙否上嘗問群臣
臧否濂惟擧其善者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
善者不能知也上嘗歎曰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
嘗有一言之僞濂不能飮強之至三觴行不成步

上大懽命詞臣賦醉學上詩及致仕問其年曰六十有八矣賜之帛曰藏此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其寵遇如此歸纔三年而禍作上必欲置之法太子至爲之自投於水皇后爲之食素於帝傍曰爲宋先生作福事乃得免正德中謚文憲濂之教擧人也桂彦良爲之副其修元史也與王褘同爲總裁與其事者皆一時名士汪克寬趙汸之經術楊維禎高啓之文章及如胡翰陶凱曾魯危其著者也克寛汸皆不仕魯年七歲盡誦五經言數千歲事如指掌時人爲之語曰宋景濂以筆爲舌曾

得之以舌爲筆得之魯字也彥良名德儞以字行
上嘗謂彥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曰用德
則逸用法則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宋濂文
人耳劉基峻隘皆不如也然終於晉王左長史上
又嘗徵名儒梁寅等修述禮樂既成將授官寅辭
不拜有初入官者詣寅請教寅曰清愼勤居官三
字符也又請問天德王道之要寅微笑曰言忠信
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曰
梁子所言平平耳後以不檢敗語人曰吾不敢再
見石門先生石門寅號也濂與王褘嘗薦泰和陳

謨爲太學師謨引疾去謨傳學能文居家孝友鄉人爲不善者不敢使陳先生聞云

壬戌

○十五年上頗好釋教徵僧講論創立官職大理卿李仕魯數上疏論之不聽仕魯遂乞骸骨置笏上前上大怒令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上嘗以釋教有幽贊之功數建法會于蔣山遣僧宗泐求佛經于西域其徒有擢至大官者寄以耳目往往譏毀大臣舉朝莫敢言唯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爭之汶輝疏言今勳舊耆德咸思去位而緇流憸夫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

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
汶輝後亦以忤旨投水死其後帝亦知諸僧多不
法下詔清理之
○皇后馬氏崩后勤於內治暇則講求古訓以宋多
賢后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曰宋過仁厚后曰過仁
厚不愈於刻薄乎上前殿凌事或震怒后伺上還宮
輒隨事微諫上爲緩刑戮克元都得寶玉至后曰元
有是而不能守帝王自有寶歟上曰后意謂得賢爲
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及疾亟上問所欲言曰
願陛下求賢納諫愼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

己
后疾亟請禱祀求良醫后謂上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使藥不效陛下能不以妾故罪諸醫乎后嘗告上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願陛下毋忘羣臣同艱難者帝嘗怒責宮人后亦佯怒令執付宮正帝曰何爲后曰當陛下怒時罰恐過重付宮正則酌其平矣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賞亦付諸有司而已歲旱輒率宮人蔬食助祈禱歲饑則設麥飯野羹奏事官退食廷中后命中官取飲食先嘗之味不甘告帝曰人主自奉欲薄養賢宜厚帝爲飭

光祿官后嘗問太學生徒幾何帝曰數千曰諸生有稟食妻子將安所仰太學生家糧由是始帝懲元季宮禁不嚴至令畨僧入宮中或施金帛於僧道禮法蕩然以至於亡嘗曰治天下以正家爲先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正位之初卽命儒臣朱升等撰女誡又以鐵字鐫戒諭后妃之詞於紅牌懸諸宮中定後宮女職貟數厪九十餘人自后妃已下衣食百需皆取旨覆奏而後移部否者論死以私書出外者亦死寺觀祈禳其禁尤嚴迄三百年間宮壼肅清家法之正三代以後僅見

及焉

后崩諸王奔喪將還上命各以一僧與之令修佛事吳僧道衍名在燕府見燕王棣即深相結納數以奇謀進王甚信任之

○置殿閣大學士（華蓋殿 文淵閣 武英殿 東閣 文華殿）以輔導太子侍左右備顧問

上既罷丞相以客勿論恩不可無人置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責以協贊燮理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未幾廢不置至是又置是官然秩皆正五品不預政事六部之外惟都

察院委寄特重號爲七卿又以翰林春坊看詳諸司奏啓會議法司錄囚又置六科給事中掌規諫與監察御史之分掌十三道者俱爲言官謂之科道外官則改行中書省爲布政使司又置提刑按察司以掌糾禁都指揮使以掌軍旅謂之都布按三司間遣御史巡按州縣後遂常置宣德後又別設巡撫謂之撫按云時首拜大學士者宋訥吳伯宗吳沉皆名儒而訥尤見尊禮爲國子祭酒得士最多伯宗國初首科大魁也上疏論胡惟庸不法以是益受知○是歲雲南平初元世祖封其子忽

一討赤於雲南數世而至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元既
亡猶堅守不下歲遣使入貢于漠北上遣王禕吳
雲往使皆以不屈被殺至是征南將軍傅友德副
將軍藍玉沐英帥師伐之大破其軍梁王赴水死
遷其家屬於高麗之耽羅詔英留鎭其地於是南
方悉定矣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也其文學與宋
濂俱齊名上始定位號禕首上疏勸上以忠厚寬
大因言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
焉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
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識者以爲開國第一奏

甲子

疏云

○十七年曹國公李文忠卒文忠器量沉宏通曉經義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上愛重之及卒追封岐陽王

文忠字思本南直盱眙人上之姊子也撫以為子間嘗冒朱姓年十九破徐壽輝軍於池州又嘗戰張士誠兵二十萬於東陽以鐵騎數十左右馳突所向無不披靡者及下城邑首禁侵掠命軍中収養道上棄兒所全活無數嘗勸帝少誅僇諫征日本及宦者過盛忤旨幾不免卒年四十六謚武靖

〇盱眙人獻天書誅之

乙丑

〇十八年太傅魏國公徐達卒達言簡慮精爲將善拊循同甘苦嚴部伍所至閭里晏然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在上前恭謹若不能言上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見御製神道碑中）及卒追封中山王

達字天德濠人也長身高顴赤色生平無聲酒妓媵之好其疾也上爲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曰頑假大將軍數載以寧萬姓及卒年五十四諡武

守史臣曰太祖之興雖曰天授盖中山開平二王之力多焉中山持重有謀功高不伐雖古名世之佐無以過之開平摧鋒陷陣所向必克知勇不在中山下顧中山賞延後裔與國家相終始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信哉可爲將帥者鑑矣王世貞曰中山之賢三代而下鮮比也其用兵也整而簡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也共其藏身也哲盖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而爲一者也於乎休哉○是歲始策封

高麗王禑

○十九年詔有司存問高年 原註 貧民八十以上月給米肉九十以上歲加帛富民八十九十以上賜爵有差矣

時富民賜爵者止稱社士里士最上者賜鄉士皆復其家而已未有至郎階者

○二十年初有罪囚繫錦衣衛用事者非法凌虐上聞之怒悉焚刑具出繫囚送刑部

錦衣衛本親軍都尉府也以武臣掌之後又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上懲元季縱弛用法頗過嚴作大誥頒天下所列死罪以萬數治北平官吏贓

罪自六部侍郎以下詞連繫死者數萬人後亦悔之嘗歎曰求生於重典猶索魚於釜得活難矣行郊壇指道傍荊楚謂皇太子曰古用此爲扑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又嘗謂皇太孫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也所任溪文吏陳寧等後亦皆得罪誅然其用法大抵寬於民而急於官雖素所親寵一羅法少得免者其輕者乃得輸作宣德中有吳人嚴德珉者黥面髽冠語人曰我洪武時僉都御史也今之仕者可謂安樂國初法嚴此冠亦不易戴也○江寧人周琬年十六

其父坐法當死琬叩閽請代上疑其受人教命斬之顔色不變乃命赦之親題御屏曰孝子周琬尋拜兵科給事中浙人胡剛亦請代父死詔并宥其同罪八十二人時常熟虞宗濟黄巖陳圭弋其父安福伍洪代其母浦江義門鄭洧代其從兄皆自就死上嘗欲宥圭開濟爭不可又有兩弟俱請代兄死者上許之而陰戒行刑者曰若無難色者以聞兩人皆延頸爭就刃上嗟異欲并貰其兄啓徽爭之竟殺其兄坐法者濟徽後皆得罪誅○何喬遠曰輕颸涼飈易以中人弱流頹波易以溺人肥

肉厚酒易以死人故使之感我敬我者正所以愛
彼德彼嗚呼其亦三代之衰乎曰以捄吾世也元
以北虜謬居閏位滋姦養蠹腥羶穢著貪墨之風
不耻於大僚顯寀而奸頑之民亦往往鴞𤢖貙貐
閭巷間高皇帝起布衣人之情僞無不盡知於是
貪吏奸民或加非常之誅人心惴凜吏畏民馴其
時徵辟之士有司督趣如捕罪囚而仕於朝者多
詐死佯狂求解職事然原高帝之意皆以革元人
姑息之政洗故俗汚染之非非以爲訓於後王故
祖訓首章特戒守成之君不可用黥刺剕劓閹割

之刑及其末年更定律條異日權宜法外之刑蕩
滌湔除與天下更始矣是以高皇帝雖昭威顯辟
誅殺大張而天命永眷人心不移者天地神靈知
高皇帝無濫威之意海內臣民諒其有德愛之實
也
○元太尉納哈出數寇遼東大將軍馮勝副將軍藍
玉襲擊乃降會有言勝多匿良馬大珠異寶上怒名
勝還就第奉朝請以玉爲大將軍北伐
是役也降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亘百餘里
都督濮英爲潰卒所襲被禽不屈死之明年玉與

定遠侯王弼大破元脫古思帖木兒於捕魚兒海獲其妃主王公以下數萬人得其寶璽脫古思帖木兒以數十騎遁去爲其下所殺自是蒙古不復敢近邊矣初納哈出之寇遼東也都指揮葉旺馬雲衛之伏兵扼其歸路緣河壘氷爲墻沃之水凝沍如城傍設坑穽納哈出遇伏傷氷城而走悉陷於穽遂追擊大破之遼東遂安遼東自東晉之初爲慕容氏所據唐太宗廑一得之而旋入於渤海至是垂千年而始爲諸夏旺等剪荊棘立軍府墾田萬餘頃民迄今永賴遼人立祠祀之時有言遼

人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敎居民高希鳳一門有烈婦五人上動容稱歎卽命旌之曰五節婦之門又旌裴鐵妻曰貞節之門亦遼民也

戊辰

○二十一年上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湯和乞骸骨上大悅治第鳳陽和率妻子陛辭上褒諭賚厚

○庶吉士解縉甚見愛重上封事萬言極論時政上稱之拜監察御史

縉疏略曰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以來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又曰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

善賞延于世者也又曰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
忽赦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陛下存養
之工少耳又曰大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
爲勿興土木之功勿貪四裔之地婦女非帷薄不
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又曰御
史糾彈皆承密旨上有赦宥必故執持此皆小人
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又
曰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是不爲君用之
法置朋姦倚法之條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以
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又請均徭

稅置義倉除連坐之法禁百司毋得攙越屬官民
十數條上作大誥十條以議刑其一曰寰中士夫
不爲君用被徵不至者罪至死且籍其家故縉言
及之久之上謂縉父曰大器當晩成以而子歸進
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晩也○是歲高麗王辛禑將
犯遼東不果而廢明年其子昌又廢而立王氏之
族瑤卽恭讓王也

庚午

○二十三年潭王梓英敏好學妃父於顯與子琥坐
胡惟庸黨誅梓不自便帝召之大懼與妃自焚死
梓上第八子也人之恒情莫不願生而惡死

世固有處必死之地而徼倖以蘄免者矣未有處
其或死而先自投於死地者也渾王之於高皇帝
父子也其自疑也則不過以妻黨之得罪耳藉使
高皇帝欲召而誅之亦將匍匐闕庭以丐其哀憐
以天性之親抱微細之疑一聞召命不反顧而引
決此豈人情之所宜有哉蘇子瞻有言秦人視其
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故
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敢復請嗚呼高皇帝之
聖豈可與暴秦比哉唯其果於刑戮一怒而不可
測也故其流之害亦至於不能保其骨肉嗚呼豈

不悲哉野史謂高皇帝破陳友諒納其有娠之妻梓實友諒子也陰蓄復讎之志以至于死而不悔夫高皇帝所以混一天下由其不愛子女聲色耳高皇帝得友諒鏤金牀猶命立毀之使其滅人之國奪人之妻而又誣其父子之倫亦何以異於友諒輩所為哉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刑部尚書楊靖鞫一武官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上聞之歎曰靖此舉有四善不獻朕以求悅一也不究其所獻息大獄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

之誅捽然至前斥以爲僞而辟之四也
靖公恵有智略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洪武中主
刑部者四十人以靖爲稱首上亦深重之然竟坐
微罪死時有工部尚書薛祥治獄亦多平反上坐
鳳陽新宮中若有人持兵鬬殿脊者李善長言諸
工匠用厭鎮法上怒將盡殺之祥曲爲分別全活
以千數上始定官制委重六部吏部尚書滕毅陳
修定銓法戶部尚書楊思義治財賦禮部尚書錢
用壬崔亮講典禮刑部尚書周楨修律令工部尚
書單安仁爲工役皆爲一代成典號稱得人而文

部惟詹同吳琳最知洛琳既乞休去上遣使察之
見一農人手拔稻苗布田中貌甚端謹問此有吳
尚書者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上聞之稱歎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李存義安置善長不謝
上御之至是請免徙邊人丁斌罪上怒按斌斌故給
事惟庸家因言存義交通狀辭連善長會星變占者
言當移大臣遂賜死子祺尚公主免死徙江浦殺其
家屬七十餘人及陸仲亨等八人郎中王國用上言
善長與陛下出萬死取天下爲勳臣第一人臣之分
極佐惟庸事成寧有加於今日乎且豈不知天下之

不可倖取也若謂天象告變殺之以應天不可也善長已死頭戒將來

國用之疏解縉筆也善長字百室南直定遠人其死時年七十七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庸等皆宿將有大功而俱不免楊璟顧時陳德薛顯等追坐者又若干人手詔列其罪爲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惟庸死已十年而諸人罪状或自其家奴發之人多疑其濫而亦莫能明也

辛未

○二十四年南豐縣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擢拜人都御史

堅疏其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其六言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以杜異日之弊先是泰和布衣蕭岐以賢良徵疏諫上刑罰過中許告風熾亦授官明年詔求曉曆數者大學生周敬心上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陛下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若効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小道之人耶令教化溥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國則頗富兵則頗強征伐不休營造無極此汲黯所謂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也自洪武四年以來逮治官吏簿錄胡黨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問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女善人君子哉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上素剛嚴廷臣奏對者凛凛多失辭然遠方吏民言事者皆直達御前或賜以道里費獨龍陽典史青文勝再上疏請寬逋賦不報慨然曰何面目歸見父老自經於登聞鼓下上大驚悔立下詔減租二萬四千餘石上嘗謂風憲官曰爾有可言者勿緘默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則下必有不堪之患矣又嘗命錄用諸司

以迂緩不稱職劾退者曰優給者雖善辦上不能無傷於民迂緩者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二十五年皇太子標薨諡懿文上對廷臣慟哭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正嫡承統禮也帝意遂決立孫允炆爲皇太孫

太子性寬仁好學秦周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或告晉王有異謀太子泣請於上得免旣薨上意在燕王三吾曰陛下欲置秦晉二王于何地乎二王皆燕王兄也上大哭而止時西平侯沐英在雲南聞太子薨哭泣甚哀遂得疾卒追封黔寧王諡昭

靖英字文英定遠人帝撫爲子賜名曰朱文英後復姓性沉毅寡言笑好讀書禮賢士爲將未嘗妄殺既鎭雲南屢破諸蠻以三萬人破麓川思倫發二十萬衆生獲三十七象西南諸番多重譯入貢者浚滇池通鹽井墾田百餘萬畝民以永賴子春晟昂相繼鎭守其後遂世襲迄明亡乃已○太孫既立命選孝義篤行之士以充宮僚以浦江鄭濟王懃爲左右庶子濟家自宋以來七世同居有告其交通胡惟庸者濟兄濂湜爭入獄上聞之曰義門豈有是耶立召見擢湜福建參議懃祖父[illegible]

戎子孫効鄭氏家法亦世守其教故并用之○是

歲高麗亾策命我　太祖爲王賜國號朝鮮

癸酉

○二十六年藍玉有勇略多立功上遇之厚寖驕恣

原註 嘗占民田擅逐按問御史北征還毀關入 又有言私元主妃上切責玉

不悛奏事不聽益怏怏指揮蔣瓛告玉謀反玉誅列

侯以下坐黨死者萬五千人

玉以捕魚兒海之功封涼國公賜勑書比之衛青

李靖至是麾下褊裨株連者甚衆勇力武健之士

芟夷略盡矣玉常遇春婦弟而懿文太子妃常氏

遇春女也以故太子遇玉厚玉嘗密告太子言燕

王有不臣心王聞而御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不
數月而王磍作世或謂王之死由王發之云是秋
始詔胡藍餘黨皆赦不復問
後穎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皆以細故失上意賜
死 友德死在二十七年 勝死在二十八年
友德南直碭山人也喑啞跳盪身冒百死每戰必
先士卒被創者不可勝數勝初名宗異南直定遠
人也與兄國用俱從上初起親如骨肉功亦最多
及其死事皆黖昧莫能詳也始上草剏江左與陳
友諒張士誠戰一時功臣自徐常而外唯鄧榮朱

文正最見委任榮先以謀反誅文正上兄子也嘗
守洪都拒友諒兵六十萬又焚友諒舟絕其糧道
未幾亦坐驕侈殺謫死鄱陽之役上舟為張定邊
所犯幾殆廖永忠俞通海凌圍殊死戰始得免明
日又以六舟深入搏戰上登舵樓望久之無所見
意已沒矣有頃六舟皆繞出敵艦後飄颻若遊龍
上軍皆大讙呼勇氣百倍上嘗曰永忠忘軀拒敵
可謂奇男子永忠後坐不法死通海中流矢卒其
弟通源坐胡黨爵除江夏侯周德興定遠侯王弼
亦以宿將皆與勝等先後死功臣殆盡翌年乃悉

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人入朝大賚之【謹按】古之君子不殺耕牛爲嘗用其力也於畜猶然而况於人乎又况於社稷之功臣乎漢高祖葅醢韓彭天下至今以爲譏然彼二人者固嘗有桀驁跋扈不可制之疑焉有觀望反覆不可信之嫌焉其死也又有黙闇疑似不可明之案焉且其所誅止於二人而已洪武之世功臣見戮者以百餘數及書其罪也大者曰奸黨小者曰坐事誅而已李善長一文吏也其死也年且八十宋穎以下諸將皆釋兵家居者也其亦與韓彭異矣或曰太祖老矣皇太

孫幼弱使諸宿將悍然環列可禁其跋扈耶是又不然當是時强諸侯擁重兵者相望諸宿將雖裂茅土而無一旅之卒何跋扈之足憂哉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諸將誠足爲患者其又忍遂爲天下計而殺羣有功之臣耶

元功宿將唯信國公湯和益愼默以功名終追封東甌王在二十八年

和字鼎臣上之同里人也謚襄武和嘗防倭海上築城五十有九或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筭者不恤近怨其後幾二百年東南苦倭患而和所城

者皆堅緻不圮浙人賴以自保於是立和廟祀之○是歲戶部奏天下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明之戶口於是爲盛上左重農務勸民墾荒唯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否者永不起科是歲奏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明年發天下倉穀貸貧民命工部截兵甲亦不復用

史臣曰 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戶口增減豈不由於政令之張弛哉○二十七年朝鮮 王子靖安君入朝卽我 太宗也時

帝方有怒于我國詔遼東毋納朝鮮使及我 太宗至帝始禮而遣之是行也我 太宗遇燕王于途相與語甚歡及歸或問天下其定乎我 太宗曰太孫仁弱燕王非人臣之表天下猶未定也及燕王卽天子 謚謂我使者曰爾國王眞天人也二十九年藝文館學士權近入貢命與劉三吾景淸等同遊文淵閣賜詩三篇而遣之

丙子

〇二十九年殺監察御史王朴朴性鯁直數與上辨是非上怒命繫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朴曰奈何權辱至此願速死耳上大怒趣刑過史館大呼曰

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殺無罪御史朴也

[illegible]吾夫子有言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夫欲觀天下之治亂者亦觀乎危言者之禍福而已嗟呼以高皇帝之時而李仕魯葉伯巨王朴之屬皆以危言死其爲盛德之累大矣夫以高皇帝之威譽天下惴惴若鈇鉞之臨其頸者數十年然街談野記刺天鐫日扼腕而尚論者至于今未已也唐虞之世建誹謗之木導天下之口使之誹謗而天下後世卒莫有一議於堯舜者嗚呼威刑之不可以服天下也[illegible]

戊寅

○三十一年夏閏五月上崩太孫卽位是爲惠宗閔皇帝明史作恭閔惠皇帝乾隆時所追謚也今從弘光所上謚壽七十有一越七日葬孝陵遺詔也史臣曰帝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緯武經文爲漢唐宋諸君所未及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而能禮致耆儒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加恩勝國澄清吏治修人紀崇風教內治肅清宦豎不得干政晩歲憂民益切嘗以一歲開支河暨塘堰數萬以利農桑備旱潦用此子孫承業二百餘年士重名義閭閻充實至今苗裔蒙澤尙如東樓白馬世承先祀有以哉

○上勤於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稍間即與諸儒講論經史至昏乃歸寢對羣臣必正衣冠隆寒盛暑未嘗少變廷民間深知人疾苦語及稼穡艱難往往涕泣治墨吏甚嚴有司匿災及販饑稽緩者皆得重罪日照知縣馮亮善督運而無課農之效命黜之其政績有聞者輒不次擢之漢中知府費震擅發倉粟十餘萬石貸饑民後坐它事逮上曰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定遠知縣高斗南等有罪逮繫者民奔走詣闕下皆賞而遣之有因以超擢者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千[illegible][illegible]課其殿最

稱職者賜宴否者序立于門以耻之一時守令畏
法愛民吏治澄清者百餘年尤敦尚風教大正祀
典悉去山川神祇封號罷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
祀立歷代帝王廟罷楊杜從祀祀董仲舒於文廟
始祭鬼神無祀者於厲壇嘗行後園見巢鵲翼卵
喟然曰禽鳥劬勞如是况人乎乃令羣臣親老者
皆歸養又命奔父母喪者不俟報禁巫覡符呪青
詞扶鸞之術凡有災患者令禱于祖先及里社革
元季焚屍之習立義塚以瘞其無主者凡冠昏喪
祭學校之禮皆為之一新雖未必盡合三代大抵

多彬彬可觀矣孝陵在南京朝陽門外當鍾山之陽至今設陵戶守衛云【謹按】由三代以後有天下者唯漢唐宋明最盛然唐宋之得天下皆不以正漢之得天下正矣而文物禮教闕如也唯明則異於是其得天下之正如漢而變夷之功過之文章之盛如唐而家法過之禮俗之醇如宋而綱紀法度過之嗟乎以高皇帝之睿知雄斷兼資文武必加以惇大寬厚之度絕嫌猜而從刪戮雖詩書所稱三代聖王何以尚焉

續史略翼箋卷之二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建文閔皇帝 諱允炆

帝懿文太子第二子也好學性至孝侍太子疾晝夜不暫離居喪三年之內言不高聲不御酒肉爲太孫省改章奏佐以寬大改定洪武律過重者七十三條天下皆頌其仁太祖不豫多暴怒遭譴者頗多帝入侍疾太祖輒爲霽威多所全宥每深夜

呼無不應應無不起比數月憂瘁至骨立旣卽位
詔行三年喪羣臣請以日易月上曰朕非能効古
亮陰不言也郊社宗廟及視朝如常禮唯退則服
衰杖絰食饘粥耳
卽位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以齊泰爲兵部尚書黃
子澄爲太常卿參預國事
孝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也爲政以德化爲本常
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孝孺從宋
濂學文章冠絕一時人目爲小韓子恆以行王道
致太平爲己任太祖嘗召見曰今非用孝孺時也

當老其才至是馳驛召之置諸左右

子澄初爲伴讀（太孫伴讀也）上坐東角門謂曰諸王擁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衛兵僅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至是諸王煽動流言上謂曰先生憶東角門之言乎曰不敢忘戶部侍郞卓敬請徙封燕王於南昌不聽

敬密疏言燕王知慮絶倫酷類先帝北平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也在南昌雖有變亦易控制上曰卿休矣

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多不法

削之有名會有言周王不法命李景隆襲執之廢爲庶人時燕王稱疾不出廷臣謀削燕乃以張昺爲北平布政使謝貴張信爲都指揮使察其陰事

周王橚齊王榑湘王栢代王桂岷王楩皆太祖子也時用事者爭議削諸王獨御史韓郁前斷事官高巍湖廣參議楊砥上疏請益隆親親之禮郁疏曰諸王皆太祖遺體孝康皇帝手足而陛下之叔父也使二帝在天之靈見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且不能用韓疏

在元年燕舉兵後○是歲我 太祖傳位于世子是爲我

定宗

己卯

○建文元年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

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

上皇考廟號曰興宗呂氏懿文太子次配也常氏

未薨時已同爲正妃前代故事所無也

○有告湘王柏反者遣使卽訊湘王懼闔宮焚死會

齊代皆告變廢爲庶人

戶部侍郞郭任言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

圖非策也其意蓋指燕也

○初太祖崩燕王遣子高熾高煦高燧入臨至是王稱病乞歸之齊泰欲收之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乃遣還燕王喜曰天贊我也○岷王楩有罪廢爲庶人○秋七月燕王舉兵反先是採訪使暴昭密聞燕不法狀燕山衛百戶倪諒告變下詔讓燕王逮府僚句謝貴張昺防守九門張信叛附燕燕王密與僧道衍計令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守衛紿貴昺入執殺之玉奪九門長史葛誠指揮盧振伴讀余逢辰死之餘皆降

初王佯病風或卧土壤中彌日不起擁爐呼寒雖盛暑

疏言王實無病將爲變因與振約爲内應遂俱死
逢辰字彦章宣城人也有學行爲王所禮任與北
平人杜奇俱以泣諫死都指揮彭二集兵千餘人
將攻王不克死之
燕王上書指齊泰黄子澄爲奸臣請入清君側稱其
兵曰靖難陷薊州奪居庸關
都督宋忠都指揮余瑱彭聚孫泰馬宣鎮撫曾濬
等皆死之諸將校被執不屈死者亦百餘人
下詔削燕王屬籍以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討燕命
指揮使盛庸等分道并進炳文至滹沱河戰敗績以

李景隆代之軍于河間

時太祖宿將善戰者惟炳文在雖敗而王猶憚之引軍去黃子澄遽薦景隆代之齊泰極言不可不聽遂大發兵五十萬以進王聞之喜曰漢高祖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其衆也景隆文忠子也

時吳高等圍永平燕王往救之高退走景隆引軍圍北平都督瞿能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令候太軍同進燕人夜汲水沃城明日水凝不得上冬十月燕王歸北平景隆敗奔德州燕王以前書不報再上書

上爲罷泰子澄官以謝燕陰系密議
燕王之自永平歸也襲陷大寧以寧王權歸指揮
使朱鑑寧府左長史石撰死之
○二年均江浙田賦
詔蘇松嘉湖田賦畝不得過一斗後永樂中盡革
帝政復重其賦帝即位以來更官名頒禮制頗改
洪武之政遂爲燕王所藉口議者亦譏其不知務
然蠲逋賦赦有罪放軍衛單丁者爲民賜天下田
租之半其利民者亦居多
○李景隆與燕王戰于白溝瞿能奮擊所向披靡燕

王以三騎宵遁明日復大戰良久燕王三易馬矢盡劒折幾爲能獲高煦救免薄暮再戰景隆大敗南走瞿能父子戰死

是役也越巂侯俞通淵指揮滕聚戰死有指揮小馬王者不知其名被重創脫胄付其僕曰吾爲國捐軀以此報家人立馬植戈而死

燕王乘勝進陷德州景隆先奔濟南鐵鉉趍濟南與盛庸等誓以死守景隆往依之燕兵攻濟南景隆又敗南走燕王射書城中諭降鉉遣人許降伏壯士城上候燕王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旣而燕王未

及入城板騾下燕王縱馬走橋倉卒不能斷鞭馬馳去憤甚築長圍晝夜攻鉉庸夜出兵掩擊燕衆大敗解圍去鉉乘勝復德州擢鉉兵部尚書庸平燕將軍庸又大敗燕軍戰於東昌斬其驍將張玉燕軍奪氣由是不敢復道山東捷聞告太廟復齊泰黃子澄官○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是歲我 定宗傳位于弟是爲我 太宗

辛巳

○三年盛庸敗燕兵於夾河燕王在圍中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以帝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明日復戰庸大敗走

方戰忽大風東北起庸軍爲沙礫所蔽咫尺不辨物遂大潰燕得捷一知皂旗張等死之皆驍將也皂旗張者或曰名將能一死時猶執皂旗不仆云

時吳傑平安督射燕兵一死者甚衆忽大風聲如雷安亦敗還

王旣破庸田軍擊安遂有是役

上聞大懼竄齊泰黃子澄於外密令募兵燕王上書請罷庸傑安兵上遣使赦燕罪令罷兵王不奉詔庸等分兵斷燕餉道王患之復上書請上將許方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乃下其使於獄以絕燕燕王遂復

大擧

壬午

○四年春燕兵陷山東州郡命徐輝祖（原註 中山王之子也）禦

時知獻縣向朴知沛縣顏伯瑋知蕭縣鄭恕濟陽教諭王省東平吏目鄭華皆死之華妻蕭氏伯瑋子有爲皆從死沛縣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被執不屈曰願隨顏公地下亦皆死省爲燕兵所執詞氣忼慨衆捨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因大哭以頭觸柱而死伯瑋唐魯公真卿後也燕將李遠焚糧艘數萬石河水盡赤

魚鼈多淳死盛庸等軍由是乏食
四月何福平安等聞燕人大懼上聞訛言燕兵已北
召輝祖還福軍孤燕兵渡淮陷揚州
是役也燕驍將王眞陳文李斌皆死平安鄭及
燕王會安馬蹶不得前乃免及敗安等三十七人
皆被執安嘗爲太祖養子戰最力燕王幾殆者數
矣及被執燕軍中歡呼動地王曰小河之戰公馬
不躓何以待我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王歎
曰高皇帝好養壯士釋而用之後與盛庸皆見疑
自殺王釋副都御史陳性善使歸說朝臣性善朝

服躍馬入于河以死楊州之陷巡按御史王彬鎮撫崇剛兵部主事樊士信皆死之

遣御史大夫練子寧等分道徵兵召齊泰黃子澄還

方孝孺言事急矣許以割地稽延數日俟募兵集渡戰乃遣慶成郡主燕王從姊也議割地罷兵燕王曰吾欲得奸臣不在土地六月燕兵渡江犯京師

兵部侍郎陳植監戰江上部將有欲迎降者植以大義責之遂被殺徐輝祖盛庸敗燕兵于江上會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叛附于燕燕兵遂渡江

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

王佐諳燕師講和王曰吾無罪爲虜人何以地爲景
隆等不能發一語還復令谷王橞安王楹皆太祖子也往
王卒不奉詔進屯金川門左都督徐增壽謀內應帝
手劒斬之增壽達次子也橞景隆守金川門望見王麾蓋開
門迎降御史連楹叩馬欲刺王被殺都城陷宫中火
起上不知所終燕王出后尸於火詭云帝尸以天子
禮葬之上在位四年燕王自立是爲成祖皇帝
或云帝從地道出亾其後滇黔巴蜀間皆傳有帝
爲僧時往來跡萬曆中命閣臣錄帝在滇詩以進
有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之句又云

有從亡諸臣葉希賢程濟牛景先之類紀其本末
歲月皆具然皆野史傳疑而已【王鴻緒曰】或言建
文帝由水門出今金陵城中水門甚窄不通人出
入可目見而知也帝身殉社稷死之正也後人心
惡成祖誅夷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詭
言削髮出亡以明帝之不死于火耳【謹按】野史謂
建文帝爲僧在滇粤間至正統五年始自歸中官
吳亮嘗逮事帝受命往探之帝卽曰汝非吳亮耶
吾在便殿食子鵝棄片肉於地有手執壺狗餂之
者非汝也耶亮伏地哭起請視左趾黑子復伏持

其踵哭退而自經於是迎帝入西内號曰太上老
佛及終葬西山不封不樹今其墓猶在云後世作
史者亦頗傳述之余嘗謂建庶人一無知童孺耳
猶且以疑逼之故在獄中五十餘年至天順元年
而後始釋當時尚稱爲盛德事況正統之初幼主
嗣服嫌危之勢顧何如也而乃能保帝之晏然於
禁中耶且以南面萬乘之主擧天下不知其存亡
者數十年一朝而自歸此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
之異聞也雖鉗天下之口塞天下之耳必將不終
日而置郵于八域況全保舊君蕩釋嫌猜又天下

之義事非有所忌諱而不可言者也乃自正統三
嘉隆百餘歲之間國史家集無一言概見惟付諸
一二野人之傳疑而已此果何爲者哉余故曰建
文之歸吳亮之死太上老佛之稱皆齊東之妄言
耳然成祖使胡濙訪仙人張邋遢於楚蜀間前後
殆十年而鄭和以貂璫腹心之臣無故而三下西
洋史氏紀載亦俱有微辭焉然則言建文之歸者
固妄也而其言出亾者亦未可謂之盡妄也嗟乎
以帝之恭儉仁孝無大失政於民而不能保其宗
社此天下之所共哀也是故一聞其脫身之跡而

曰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兵討平之及燕兵起遂援此以爲名先是建文初有謠曰莫逐燕逐燕自高飛高飛上帝畿至是果驗云

卽位革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魏國公徐輝祖當燕師渡江猶力戰京師陷諸將咸迎勸進輝祖獨守父祠下吏不屈削爵幽私第輝祖帝之后兄也萬曆中謚忠貞時武臣皆降附唯指揮使張倫死之

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練子寧景清卓敬鐵鉉夷其

族（雖誅以非內臣不坐其族）朝廷孝孺黨死者數百人初姚廣孝（卽僧道衍）以孝孺囑上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以絕天下讀書種子帝頷之至是縛孝孺至令草登極詔孝孺悲慟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惠宗有弟三人允熥允熞皆廢爲庶人允熙後暴卒）上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孝孺哭且罵復強之乃大書燕賊簒位帝怒繫獄

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也孝孺將死作絕命詞

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弟孝友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氏及二子中憲中愈自經死二女投水死其友御史王叔英及門下士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侍郎胡子昭參政鄭居貞等不屈死方法爲四川都司斷事諸司表賀上登極法投筆而出被逮投江死廖鏞及弟銘收孝孺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尋亦坐黨死時禁藏孝孺文者罪至死然今天下莫不傳寶其集者

泰子澄子寧亦縛至上親詰之抗辯不屈繫獄諷若以管仲魏徵事敬曰人臣委質有死無貳先帝無過舉一朝横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

子澄名湜子寧名安皆以字行子寧江西新淦人也洪武中對策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耶太祖擢爲第二人官至吏部左侍郎子寧從子大亨里人徐子權聞變皆自殺

評鑑 清乾隆帝所作 曰說者謂齊黃首發難端訛之晁錯不知景帝勢安惠帝勢危固不可同日語也其措置乖方貽悞則固有之矣然昌鑊在前抗詞直斥

侃侃不撓未嘗少降其志洵可謂無忝綱常矣○敬字惟恭江西瑞安人也洪武中爲給事中言諸王服飾與太子埒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太祖是之曰朕慮未及此至是責以建議從燕離間骨肉敬厲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既死上猶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

執鉉至背坐令回顧終不可清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欽天監奏異星犯帝星急上故疑清及朝搜得所藏刃詰之清奮起曰欲爲故主耳皆磔於市

鉉字鼎石本蒙古色目人也其先爲鄭人或言鉉

一死後投屍於鑊熬之成炭以鐵棒夾之令北面上
笑曰爾今亦朝我耶鑊中油忽沸起亡餘爛持棒
者手屍反背如故云清眞寧人也官御史大夫或
云上至金川門百官迎拜清獨眞立罵不已遂死
久之上晝寢夢清入殿追之上曰清猶能爲厲耶
乃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靑州敎諭劉固
及弟國皆坐清同死固子超年十五仰天一呼綑
索俱斷因奪劊子刀殺十餘人而後死
○時殉難者府丞宋徵御史葉希賢紀善周是修
撰王艮

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京師將失守與
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至是
獨具衣冠入應天學拜先師畢自經於尊經閣
艮於城陷前一日與胡廣解縉會吳溥舍縉陳說大
義廣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
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語未
畢隔墻聞廣呼家人謹視豚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
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艮舍哭已飮鴆死
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也有李貫者艮同里人亦
同年也上嘗出建文時封事千餘通有言語干犯

者皆焚之因謂諸臣曰爾等宜皆有之貫曰臣實
無之上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任其事當國守
危急獨無一言可乎貫後坐事繫獄中將死歎曰
吾愧王敬止矣
時先後死者又有御史茅大芳尚書暴昭等二十九
人
二十九人者尚書陳迪侍郎郭任盧迥黃魁御史
司中周璿少卿廖昇胡閏副使程本立寺丞鄒瑾
御史魏冕謝昇林英曾鳳韶王度甘霖丁志方董
鏞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龔泰葉福陳繼之韓永主

事徐子權巨敬知府姚善教授陳思賢及大芳昭
也大芳名鏞以字行尚書侯泰督餉淮安知府陳
彥回知縣張彥方同知周繼瑜起兵勤王俱被執
死善與子澄謀起兵勤王亦被執不屈死其友給
事中黃鉞聞而祀之哭訖亦投水死袁州知府楊
任坐匿子澄死思賢在漳州聞變與其徒吳性原
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吕賢爲舊君位於明
倫堂哭臨如禮遂皆坐死高巍嘗至燕軍中上書
説令歸藩至是亦自經死
右侍郎黃觀嘗燕兵初起草制詞極詆斥及奉詔募

兵聞京師陷朝服向東再拜投羅刹磯下死妻翁氏
攜二女及家屬投淮清橋下死
覲妻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沃之愈明名曰翁
夫人血影石移至覲祠至今尚存云
御史高翔衰服入見語不遜族之長史劉璟誠意伯
子也嘗與燕王奕王曰不相讓我耶曰不可讓者不
敢讓王黙然至是召之以疾辭逮入京猶稱殿下且
云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按察使王良
嘗以議減燕府人罪謫外至是召之良自焚死妻赴
水死

良將死未卽凌妻問故良曰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先投後園池中死時有衣野人感憤自殺及潔身不仕而史失其名姓者亦多備福者燕山衛卒也北平兵起逃去後復勾入軍籍中不肯死其妻范氏守節苦行以終身龔詡者金川門卒也燕兵之入慟哭而逃後有勸之出者曰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又有尚書侯大運毛大亨張安國郎中譚翼王高及翼子仕謹御史鄒朴盧振寺丞劉端僉事湯宗王府長史龍鐔中書舍人何申皆死節士之見於野乘皆考者也

首召陳瑛爲右副都御史瑛建文初受燕金通密謀事覺謫廣西至是爲御史寵任性殘忍益務刻深請追戮黄觀周是修等不聽後閱孝孺等獄詞觀等疏族外親莫不連染所籍數百家寃聲徹天瑛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以侍讀解縉編修黄淮直文淵閣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內閣之稱亦始此）○九月論靖難功封邱福等三十四人爲公侯伯

公者二人侯者十四人伯者十四人追封者五人

凡三十五人而徐增壽以私恩追封非靖難功故
不數僧道衍論功第一而死後始追封榮國公明
年再封功臣侯者三人伯者六人
○重修太祖實錄前纂修官葉惠仲以直書靖難事
族誅
遼府紀善程通以嘗上書惠宗有指斥語追論死
癸未
○永樂元年復周齊代岷四王國○改北平爲順天
府置北京○徙寧王權南昌有告巫蠱誹謗者密探
無驗權自是韜晦構精廬讀書鼓琴得無患○遣中
官侯顯等使外域上疑惠宗亡海外又使鄭和等蹤

跡之精兵絶域諸邦震恐來朝者日衆而中國耗費
亦多

上聞西番僧哈立麻善幻命顯往迎之至則封如
來大寶法王領天下釋教尋又命中官鎮守諸邊
位在諸將上而銜命異域者益紛紛四出矣終永
樂之世四夷來朝貢者甚多而西王剌泥碟里日
羅夏治合貓里火州回回于闐婆羅尾剌榜葛剌
小葛剌沙里灣泥馮加施蘭滿剌加哈烈古里蘇
門答剌吕宋柯枝阿魯急蘭丹南巫里阿魯台南
浡利甘巴里忽魯謨斯哈密土魯番俺都淮失剌

思麻林錫蘭山溜山阿丹西洋瑣里蘇祿阿速沙哈魯千里達亦思弗罕米昔兒敏眞城答兒密納失日落火剌札乞有麻兒白松虎兒八答黑商古麻剌朗祖法兒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東竹步加異勒那孤兒黎伐下花兒沙鹿海牙達失干賽藍俺的干哈實哈兒皆洪武中所未通也

○徙淮浙富民實北京

是歲始頒大統曆於朝鮮諸國朝鮮入貢者六進牛萬頭後四年進馬三千匹詔以絹布萬五千匹償之自是歲時入貢及有慶則賀有恩則謝有事

則陳請以爲常後四歲遣太監黃儼迎銅佛于朝鮮之濟州至　王京儼欲　王先拜銅佛然後行禮　王曰佛自天朝至耶吾當見天子使臣豈可拜吾土銅佛耶竟不拜佛

○二年立皇子高熾爲皇太子次子高煦嘗從戰有功上喜類己高煦亦自負謀奪嫡卯福等請立有功獨金忠不可上問解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上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復問黃淮尹昌隆對與縉同上意乃决○以僧道衍爲太子少師上凌蒙取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第一賜姓名姚廣

孝

姚其本姓也廣孝死贈榮國公與張玉朱能王真俱配享太廟世宗時始移祀大興隆寺

○李景隆有罪削爵

景隆方被擯見上呼曰陛下忘臣開門耶上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遂下獄竟以錮死

乙酉

○三年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覘虜窟者典兵自此始○殺駙馬都尉梅殷上卽位殷尚擁兵淮上上使公主為書招之(公主太祖女殷之妻也)殷得書慟哭乃入見上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徒得媿爾上默然下

丙戌

身譎濙趍曦擠殷橋下死以自投水聞公主寧帝

大哭上歸罪濙曦斬之官殷二子

先是國子博士黃彦清在殷軍中私謚建文帝坐

誅至是殷麾下[illegible]刺灰割濙曦腸以祭殷遂自經

死濙曦皆錦衣官也

○四年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

帥十八將軍分道討安南問胡一元及子查簒弒之

罪詔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 原註 胡一元即黎季犛改名也

先是黎季犛弒其王陳日焜立其子顒及弟𡨴復

弒之而篡其位更名姓曰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

奃尋傳位于奃奉表言陳氏無嗣已爲衆所推遂獲封旣而前王弟陳天平及舊臣裵伯耆相繼來請復讎上始悟其欺以兵納天平于安南奃伏兵殺之上大怒遂决意討之未幾能卒于軍以輔代之

○營北京宮殿○齊王榑性凶暴復國益驕縱及入朝廷臣劾之厲聲曰奸臣又効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上聞之怒並其子廢爲庶人○高文雅上書首舉建文事陳瑛劾之上曰草野不知忌諱命授官

先是通政使受章奏非重務者或寢之上切責之

命無大小悉以聞又諭諸臣晚朝奏事曰早朝事繁午後可從容陳論也有千戶薦士吏部請罪之上曰馬周不因常何進乎果才則官之否則罷之而已

○張輔等大破安南兵五年禽黎季犛父子送京師

安南平建置州郡

求陳氏後不得乃置交阯布政司設府十七州四十四縣百七十五衛十二以尚書黃福兼布政按察使交阯自唐季以後四百餘年而始入版圖然明年已復亂矣

○時嚴誹謗之禁有丁鈺誣人誹謗得罪者數十人命爲給事中
鈺山陽民也後有罪戍邊上曰若悉行鈺所言廷臣豈有一人免耶有官軍告民誹謗上曰軍强民弱民安敢對官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侵民懼其訴而誣之耳按之果然至十三年始禁奸民妄告訐者其被告者悉不問○六年我　太祖薨賜謚康獻王
○七年上北巡命皇太子監國時御史袁綱單弼附陳瑛陷主事李貞太子察其寃立白之下綱弼獄御

史方賓匿文書令械送行在人皆服之
自是年以後上常在北京太子監國四方水旱飢
遣使賑恤仁聞大著漢王高煦與其黨日伺隙譖
搆宮臣多下獄者或曰殿下知有讒人乎太子曰
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大理丞耿通獨數言太
子無過誤上不悅後因事抵罪責以離間父子而
殺之通剛直敢言爲給事嘗劾瑛搆陷無辜舉朝
憚其風采

庚寅

○八年親征韃靼留皇長孫守北京大破班師
先是元脫古思帖木兒爲其下所殺其後五傳而

至年坤帖木兒爲其下鬼力赤所簒去國號稱韃
靼去帝號稱汗與中國通好至是鬼力赤又爲其
知院阿魯台所殺而復立元裔本雅失里爲汗殺
使者郭驥遣征虜大將軍邱福以十萬騎討之至
臚朐河違上節度輕進一軍盡沒福及李遠王聰
等諸大將皆死上怒徙福家海南以遠聰嘗諫福
賜褒䘏遂自將五十萬衆出塞破本雅失里於斡
難河破阿魯台於飛雲壑追奔百餘里而還上在
軍常召儒臣楊榮金幼孜等傍輿行與之問答所
過山川要害輒命記之以士卒艱苦每蔬食及所

還宴賚始復常膳是冬始還京師皇長孫時年十
二歲矣以夏原吉總行在九卿事上令皇長孫周
行鄉落觀農具及田家衣食原吉取蘿菜以進曰
願殿下食此知民艱苦
○九年都御史陳瑛以罪誅瑛承上旨專以搏擊爲
能傾陷不可勝計至是下獄死天下快之
○下解縉於獄殺之（縉下獄在是年而死在十三年）先是以贊建儲
事惡於漢王高煦遂譖謫（初爲廣西參議復改爲交阯參議）入奏
事會上北征謁太子而還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
子無人臣禮上震怒下獄在獄四年錦衣帥使卒醉

以酒埋雪中殺之籍其家妻子徙遠左錦衣帥紀綱也
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也初縉等七人入內閣恩
禮甚厚縉與黃淮尤見寵常立御榻左至夜分就
寢猶賜坐榻前語尋進縉翰林學士縉任事直前
表裏洞達人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頗負其才好
臧否無顧忌旣贊立太子又諫高煦禮秩踰嫡曰
是啓爭也上怒以為離間骨肉內侍張興嘗入左
順門外縉叱之興斂手退宦寺亦側目縉又諫伐
安南不聽積忤旨遂得罪帝常書廷臣名令縉各
疏其短長縉言蹇義天資厚重而無定見夏原吉

有德量而不遠亦人黃福秉心易直雖有執守
禮戇直而苛不卹人怨方賓籌書之才駔儈之心
仁宗嘗以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其所論列不
狂也○是歲命工部尚書宋禮疏會通河遂罷海
運今所謂運河也及都北京東南之粟皆由是轉
漕而人無漂溺之虞公私至今賴之
○十年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時錦衣指揮紀綱使千
戶緝事浙中作威受賄新捕治之綱誣奏新在道
榜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臣奉詔禽奸惡奈
何罪臣上怒命戮之臨刑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

初爲大理善折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爲冷面寒鐵及按浙屢雪寃獄名聞天下至是以讒死人咸寃之

新爲御史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帝旣殺新一日問周新何處人左右曰南海帝歎曰嶺外乃有此人耶枉殺之矣未幾綱亦伏罪新字志新廣東人也新在浙貪吏屛息唯錢塘知縣葉宗人以廉明見重時號爲錢塘一葉清

癸巳

○十一年上如北京命太子監國

是歲始置貴州布政司貴州漢西南夷及牂牁故

地也時天下爲布政司者十六而其二爲南北直
隷交阯後淪于夷故世皆稱十三省然元置行中
書省於諸路明未嘗有省也

甲午

○十二年親征瓦剌皇太孫從大破之追至土剌河
欲窮追太孫請及時班師遂還北京
瓦剌者蒙古部落也先是嘗入朝貢後留敕使不
遣至是其酋馬哈木乘本雅失里之敗而殺之立
答里巴爲汗又欲擁兵入寇故征之明年瓦剌復
入貢

○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是歲又蠲蘇松杭嘉湖被水田租四十七萬九千餘石上勤於賙卹諸州縣饑荒長吏未及奏者輒聞而賑之因按治不言者罪屢詔有司遇災先賑後聞南陽民貸官牛多疫死有鬻男女以償者上怒責有司曰畜牛本以為民乃反毒民乎命悉免償當是時宇內寖底賦入盈羨雖兵革數動而府縣倉廩至紅腐不可食

乙未

○十三年命翰林學士胡廣等修五經四書及宋諸儒性理書

書成名曰大全今世所行經書及性理大全是也

自是場屋取士皆一遵朱子說先是有進書毁先賢者命杖而毁其書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卒先是上北征遣皇太子遣使稍緩高煦譖之悉徵宮官下獄忠以勲舊不問密令察太子事忠言無有上怒忠免冠頓首願連坐以保之故太子得無廢宮僚亦皆獲全

忠本以賣卜進爲道衍所薦帝之起兵忠有力焉忠兄華有志節上嘗欲以忠功官之固辭不受而去

丙申

○十四年紀綱伏誅綱便辟詭黠善鉤人意上愛之

令典詔獄日摘臣民陰事深文誣詆至是益驕恣不軌事覺磔市天下快之

初太祖焚錦衣刑具不復令治獄上復用綱典詔獄遂流毒天下綱雖死而錦衣鎮撫之獄遂相沿爲制士大夫罹其禍者不可勝計迄國亾乃已

○上還京師○張輔四伐交阯遂平南徼至是召還

交阯平之明年陳氏故臣簡定復反僭號大越上皇立蠻人陳季擴爲帝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劉儁交阯參政劉昱等死之輔一出而獲定再出而縛季擴三出而餘寇悉平交人所畏惟輔輔還之明

丁酉

年黎利復反矣輔之始與交人戰也交人驅象而進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火器象皆反走其再出也戒士卒一矢落象奴二矢射象鼻象皆奔還自蹂其衆遂以破賊

○十五年谷王橞有罪廢爲庶人初上德橞開門迎降賚予甚厚益驕恣謀不軌事覺羣臣請誅上曰吾寧生橞乃廢之○漢王高煦私選健士縱使刼掠僭用乘輿器物上切責之絷西華門將廢爲庶人太子泣涕力救徙封樂安州卽日趣行

初上入高煦譖頗疑太子召楊士奇問監國狀士

奇輒叩頭言太子孝敬凌不負陛下至是又以高
煦事問蹇義及士奇義不對士奇曰臣與義俱侍
東宮外人無敢爲臣等言漢王事者然漢王兩遣
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
惟陛下熟察其意上默然居數日盡得其陰事方
高煦驕橫人莫敢言惟御史魯穆劾其官校不法
者直聲振朝廷後爲廣西僉事屢摧豪強民呼爲
魯鐵面

○上北巡

○十六年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太子監國吉臣寺

庚子

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人上怒以潛晃輔導有闕下獄死

是歲我 太宗傳位于世子是爲我 世宗遣光祿少卿韓確授封冊確朝鮮人也後相我 世祖

十七年我 定宗薨 賜謚恭靖其歲朝鮮伐倭對馬島破之帝求興天寺舍利于朝鮮或言此國寶也願以他物應之 王曰是欺天子也我國雖無此物保無宊恠御勿疑也

○十八年蒲臺妖婦唐賽兒以幻術聚衆作亂討平之

賽兒亾去卒不獲而山東北京尼媼就逮者幾萬人所在大擾賴山東叅政段民力爲矜宥人情始安賽兒黨三千餘人俘至京以脅從悉原之從戶部尚書夏原吉言也時潞州亦有盜有司以反聞山西按察使鄭辰曰民苦徭役而已請無發兵上許之辰屏騶從親入山谷諭之盜皆感泣遂復爲良民

○置東廠專司緝訪以內監掌之由是中官勢重訖於亾國不可復制

初惠宗頗裁抑宦官宦官多銜上耳目通朝廷虛

實者上以爲忠於已旣卽位尊倚宦官且慮人心不服遂專以伺察爲事至是遷都遂置東廠與錦衣衛相表裏號爲廠衛〔謹按〕文皇帝之罪建文以變亂高皇帝法度也然建文之所變更皆非其大者也高皇帝盛德美政不可勝紀而其大者有二抑宦官不任而焚錦衣衛刑具是也二者之弊皆復起於永樂之世馴至於亡國而後已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其文皇帝之謂乎

〔辛丑〕○十九年遷都北京〔細註〕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奉天華蓋

謹身三殿災詔求直言皆言遷都不便上不悅主事蕭儀侍讀李時勉言尤峻切上大怒殺儀下時勉獄時勉言十五事多中時病上擲地復取視者再頻行其言會大臣希旨詆言者謗訕遂下獄時侍講鄒緝亦疏言建都勞民之弊且曰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而京師聚僧道日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不省。時用夏原吉言撫流亡蠲逋負命蹇義等二

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時多諫遷都者上曰朕與大臣密議而後遷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爭詈言者原吉獨奏曰罪在臣等彼應詔何可咎也上意始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吾輩任事久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

謹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無道城闕且不能守未聞人君自臨邊禦戎也文皇帝之都北京也議者以爲得禦戎之權然有文皇帝之威與仁宣之德則雖萬里之外不患其不慴服不然則嘉靖之時國勢未

衰而俺答之變幾不能守京師使京師去邊關數
百里則亦不至於是矣又惡在其得禦戎之權也

壬寅 ○二十年親征阿魯台至殺胡原阿魯台遁遂征兀
良哈破之班師

初阿魯台為瓦剌所敗竄處南徼上約而封之至
是生聚蕃富復為邊患上召戶部尚書夏原吉問
邊儲多寡原吉因言比年出師軍馬儲蓄十喪八
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不宜勞軍旅兵部尚書方
賓工部尚書吳中皆言兵不當出上怒下原吉中
于獄賓懼自殺命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

器而已是歲乾清宮又災○我 太宗莞賜謚恭
定

癸卯 ○二十一年趙護衛孟賢等與宦官黃儼等謀立
廢太子立趙王事覺上顧高燧曰汝爲之耶高燧戰
慄不能言太子力解得免賢等伏誅
自是儲位始安

○復親征阿魯台至上莊堡受蒙古也先土干降班
師

也先土干者蒙古王子也賜姓名金忠封忠勇王
先是鄒緝言漢北降虜皆懷窺覘非眞遠慕王化

也乃使羣居葦轂盛供張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

明廣大耶李時勉亦言之皆不能用

○二十二年又親征阿魯台至答蘭河阿魯台遁而

上意亦厭兵詔班師

時頻年用兵白骨蔽野上命瘞諸道傷親爲文祀

之命諸將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次開平

謂楊榮金幼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

何祥也榮幼孜因請還軍上從之還至蒼崖戍疾

甚顧左右歎曰夏原吉愛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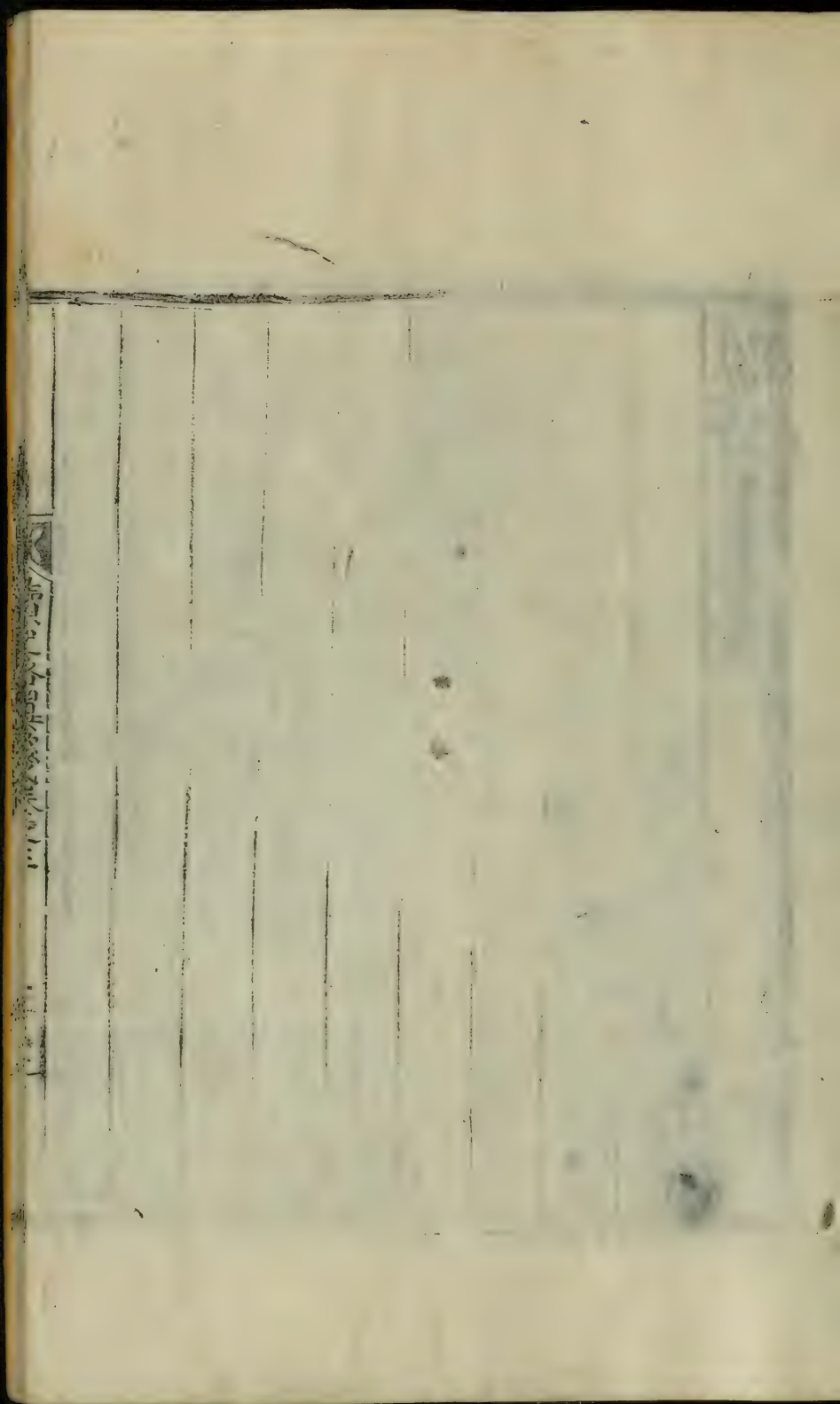
○秋七月至榆木川崩秘不發喪楊榮馳告訃太子

太子遣太孫奉迎始發喪八月太子卽位是爲仁宗
皇帝
壽六十有五廟號太宗嘉靖中罷明堂配享改上
號成祖臣[illegible]曰文皇卽位以後躬行節儉水旱朝
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裏洞達雄武之略
同符高祖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
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然其懿德亦曷可掩哉○是
歲冬十一月葬長陵仁孝徐皇后先葬焉后中山
王達長女也有賢淑稱作內訓及勸善書行于世
帝欲贈后弟增壽爵后力言不可及封其子定國

公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終不謝陵在昌平州之
天壽山自仁宗以後十三帝皆從葬焉后以七年
崩帝不復立后後宮尊寵者有貴妃王氏賢妃權
氏權氏朝鮮貢女也其父永均爲光祿卿朝鮮人
仕中國者蓋止於此云○上少嘗在鳳陽民間細
事無不究知後鎮北方數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
以故深知民疾苦雖果於刑戮然亦能用人終始
所信任率皆建文舊臣即位初以翰林七人預機
務其五人終身不易六部尚書都御史亦多十餘
年不遷者頗稱得人唯禮部尚書呂震以傾險終

始見委任震疆記有才力而尤喜佞諛嘗言北征詔書至貴州大安山有呼萬歲者三此山川效靈也上曰空谷相應理或有之震乃欲因之進媚耶又請封禪上曰今四方多水旱疾疫安敢自謂太平且六經無封禪之文事不師古甚無謂也日當食陰雲不見有請賀者上曰京師不見如天下見之何然太和山奏五色雲見及有瑞光榔梅靈芝震皆帥羣臣賀上亦不拒也

謹按 文皇帝承高皇廓清之餘席四海而全有之觀其威惠并行勤卹民生躬行節儉推誠任人亦可謂不世之英主矣

古人有言曰知子莫如父夫以高皇帝之睿知覩文皇帝之雄武豈不知其不終於人臣也謂其無意也則奚爲而資之以元戎之權重之以富強之基習之以驅馳干戈之事也謂其有意也則又胡不使之遂代懿文俾天下重罹鋒鏑葅醢之慘也嗚呼豈愛有所辟而明有所壅者雖聖智不得免歟將天之所定不可以人力奪歟夫高皇帝之習諸王武事蓋以爲安不忘危也及帝季年究武四夷秉輿警衛無歲不在沙磧遂終之以榆木川之役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嗚呼可不謹其始哉

續史略翼箋卷之三

續史略翼箋卷之四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仁宗昭皇帝諱高熾

帝幼端重好學問及財發無不中太祖嘗命閱皇城衛卒還問何遲也對曰朝寒甚衛士方食俟食已乃閱故遲太祖喜曰孺子知恤下人乎

宮官及夏原吉等久繫獄至是釋之咨原吉以時事原吉對以賑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

採辦從之○加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官兼殿
閣太學士領內閣如故尋皆遷尚書閣職漸崇
榮幼孜先是已皆爲太學士士奇尋進少傅淮進
少保成祖時有告黨逆者淮曰洪武末年已有赦
禁今不宜復理按此必胡藍黨也吏部言靖難兵起時南
人官北地不即歸附者宜謫戍淮曰此示人不廣
也成祖皆從之淮後致仕年八十三而卒
○羣臣請公除不許命廷議羣臣請服素冠黑帶報
可及視朝上仍服縗經
吕震請即吉唯楊士奇持不可及朝唯士奇及英

乙巳

國公張輔如帝服帝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乃過六卿耶

○初徐輝祖奪爵及卒封其子欽又奪之至是復爵

○命太學士錄囚上性仁恕諭楊士奇等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深知所擬大逆多出文致自今審決重囚卿等必往同讞有寃抑者雖細必聞

○洪熙元年建弘文閣選有學行者入直命學士楊溥掌閣事曰用卿等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

溥以宮僚坐繫錦衣獄十年供食數絕上意且不

測而讀書不輟經史諸子皆數周

○以權謹爲文華殿太學士謹事母至孝上曰能孝者必忠特擢之

謹時官光祿署丞也未幾乞休年九十餘而終子倫孫字皆以孝聞上嘗書外官姓名于奉天門內西序曰在廷諸臣朕朝夕接見常察其賢否而在外者或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耶

○初弋謙言事過激上怒停朝叅未幾以言者益少詔曰朕於謙不能含容未嘗不自媿諸臣勿以前事

爲戒宜言勿諱命讞朝叅如故讞官大理少卿

○詔法司愼刑曰若朕過於嫉惡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囚背加人官刑非謀反勿連坐除誹謗禁

上謂法官曰往者法司以誣陷爲功人或片言及國事輒論以誹謗身家破滅夫國之所患者以言爲諱也奈何禁誹謗哉時刑部尙書金純大理卿虞讞寺丞嚴本等皆平恕愼刑獄讞每閱四方奏獄必三四復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本立身方嚴而持論每依於寬嘗督役徽州時督辦後期者例

罰工本不忍迫民或曰如罰工何本曰吾已辨矣蓋已令其子鬻田爲工作費也上屢戒法司崇寬厚然甚惡贓吏每曰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

○上聞山東淮徐乏食命楊士奇草詔免今年租稅之半士奇曰須戶工部與聞上曰有司慮國用必持之救民之困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也趣書詔卽下初上在東宮監國有請發倉賑饑者遣使馳諭曰民困急矣而尚從容啓請待報彼汲黯何如人也嘗道過山東入民舍見民衣百結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召布政使謂曰爲民牧而民隱如此亦

勤念年因命亟發粟賑之有司請人給三斗帝曰且與六斗成祖聞之喜曰范純仁以麥舟濟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及即位又詔被災不即請賑者罪之四方雨澤章奏皆即以聞至是免稅詔下或言地方千餘里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豈與民寸寸計較耶

○下李時勉獄時勉抗疏言事上怒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以金瓜擊之脅折死而復蘇

○五月上崩太子立是爲宣宗皇帝

壽四十八上將還都南京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

先遣太子守南京會上不豫馳召太子或傳漢王高煦謀伏兵于道請從間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比至而上已崩矣九月葬獻陵宣宗欲遵遺詔從儉約蹇義夏原吉皆力贊曰萬世之利也帝親爲規畫三月而陵成後世遂以爲制

史臣曰仁宗中遘媒孽瀕於危疑者屢矣而終以誠敬獲全在位一歲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豈不與文景比隆哉

謹按人主之於容諫豈不重哉以昭皇帝之孝友寬明急賢勤民一時被其澤百世誦其仁唯不能容一李時勉故使後之

尚論者得以窺其隙不然與三代比隆矣

續史略翼箋卷之四

續史略翼箋卷之五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宣宗章皇帝諱瞻基

帝生而英氣溢面成祖甚愛之仁宗之不廢賴帝力爲多甫十一歲巡幸征討常從行在軍中亦講論經史成祖嘗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

罷弘文閣名楊溥入內閣

上在位十年所任皆先帝舊臣無一改易張瑛陳

丙午

山以東宮舊僚名入內閣然不甚委任也

○宣德元年京師地生毛長尺餘○漢王高煦反上夜名大臣議楊榮首勸上親征上難之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夏原吉力贊上意決遂發至樂安諭以卽出倡謀與王除過高煦欲出戰上駐蹕城北擊之復勅射城中諭禍福乃出降廢為庶人尋死王斌等伏誅斌者高煦僞太師也

仁宗及上待高煦甚厚所請無不從而高煦陰與其黨謀舉事遣人入京約舊功臣為內應張輔執

之以聞高煦上䟽及與公侯大臣書多所指斥然實未敢離樂安也時或言高煦必先取濟南或言必引兵趨南京上曰濟南雖近彼聞大軍至必不暇攻護衛軍家皆在樂安必不肯棄之南走高煦外雖誇詐內實恇怯聞朕行膽落卽成擒矣已而果然時六軍勢甚盛旌旄鉦鍾千里不絶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以獻者遂不敢一戰而降改樂安曰武定州

上之在樂安或請乘勝襲執趙王楊士奇楊溥力持不可及還京師上語士奇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

士奇曰當保全之無惑羣言上乃賚送羣臣上章趙
王大喜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獻護衛言者頓息
時鞫逆黨辭頗連趙王侍郎陳山首請執之士奇
曰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
待之何可傷皇祖在天意乎上由是重士奇而薄
山山雖入內閣不使預機務專授內臣書而已初
太祖禁內臣不許習文字永樂中始置教官至是
立內書堂以翰林官掌教之於是內官始通文墨
掌章奏與外廷交結往來矣湖廣參政黃澤言刑
餘之人其情幽陰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

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之甚難消消不塞將爲江河宜一切踈遠勿使用事上不能用

○釋李時勉於獄爲翰林侍讀有言時勉得罪先帝者上怒命綽來又使斬市已縛至上罵曰疏何語其數之時勉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太子不宜遠左右上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止上令盡陳之曰惶懼不能悉記上意益解曰是難言草安在曰焚之上大息曰忠臣也立赦之

是歲遣將征交阯賊黎利不克明年遂棄之初黃福守交阯十九年民懷其惠而鎭守中官馬騏怙

寵盧民致利等作亂及福去反者益蜂起王通柳升相繼喪師兵部尚書陳洽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都督僉事崔聚指揮顧福李任徐麒陳麟伍雲劉順知府劉子輔易先琴彭知州何忠僉事周安千戶桂勝蔡顒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都事潘槿等前後殉難者數十人黃福再往亦被執欲自殺賊羅拜曰公不去我不至此黎利亦曰中國官吏人人皆如黃尚書我豈得反哉護之出境自交阯內附二十餘年無歲不用兵中國糜費巨百萬上意厭之而楊士奇楊榮皆言漢元帝以貫

捐之議棄珠崖後世稱之陛下父母天下豈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乃下詔赦利罪書名文武吏士北還其得歸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於賊者不可勝計利雖受朝命權署國事而居其國稱帝改元後封其子爲安南國王

○三年立子祈鎭爲皇太子孫貴妃出也上令皇后胡氏上表辭位冊貴妃爲后大臣皆不能爭后無過被廢天下惜之

或言英宗實他宮人所生而孫氏陰取子之然宮閫事秘莫能明也及孫后崩始廷上胡后尊謚時

英宗天順七年也

○以顧佐爲右都御史卽奏黜御史不法及老病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趨朝百僚皆避之非議政不羣坐人稱顧獨坐

佐字禮卿河南太康人也上懲吏多貪墨吏部侍郎黃宗載及佐皆以廉公見任風紀爲之一清佐待僚屬甚嚴獨下御史于謙以爲勝己也時任御史者多號稱職而左副都御史吳訥以清直力學最著名嘗撰小學集解者也

○上巡邊聞兀良哈入塞自率精騎五千出喜峯口

遇敵上親射殪前鋒三人因大破之虜望見黃龍旗
悉下馬羅拜降遂還京師
是役也虜衆萬餘而上以百餘騎追奔謹按古之
王者德孚而仁積天下之民戴之若日月愛之若
父母無一夫不獲其懽心者然其行於城闕之內
也猶警蹕而出淸道而馳陛戟在前虎賁在後非
以自愛惜也誠重天命也重先王之宗廟社稷也
章皇帝雖天縱英武未必能及高皇帝也兀良哈
之寇邊又非有門庭肘腋之患也高皇帝身起草
莽百戰百捷然自平陳友諒以後未嘗親在行間

章皇帝坐撫承平之業有泰山盤石之安而乃不忍其一夫之勇以角豺豕於跬步之間嗚呼亦已危矣夫神武不殺一怒而威四海者天子之勇也凌策出令折衝千里者大將之勇也若夫輕身獨出摩壘搴旗者偏將之勇也雖爲大將者猶恥之而況於天子乎傳曰我能往冦亦能往今我以三矢及虜安知虜矢之不能及我也嗚呼亦已危矣或曰燕京密邇戎虜不及盛時奮揚威武將何以遺子孫安我雖然徒成宣兩朝未嘗親駕於沙漠則王振雖橫必未敢擁乘輿而出關也土木之役

天下之不爲戎者幸耳又烏在其遺子孫安也

己酉

○四年詔贓吏不得贖罪（原註 從御史王翺言也）

上性仁恕尤愼刑獄每奏囚顔色慘然或手撤其牘謂左右曰說與刑官少緩之閱囚屢放遣有至三千人者唯贓罰特嚴然亦許贖死特不許復官而已

庚戌

○五年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尙書夏原吉卒原吉有雅量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蹇義秉銓政原吉管度支皆二十七年時稱蹇夏

原吉字維喆浙江德興人也以太學生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訶而異之擢戶部主事成祖時至尚書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每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西域法王來朝成祖欲郊勞原吉不可及見不拜成祖笑曰卿欲効韓愈耶呂震陳瑄皆嘗惡原吉原吉善遇之又時時稱瑄才同列有小過皆爲之掩覆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成祖嘗指原吉與蹇義曰高皇帝養賢以貽朕此

二人是也仁宗在東宮少卿袁忠徹嘗有不遜言
及卽位欲罪之原吉曰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
衰今山陵未畢不可罪也乃止帝嘗親畫壽星圖
以賜之時義在吏部原吉在戶部而吏部侍郞師
逵戶部侍郞古朴佐兩人皆有聲逵事母至孝成
祖在北京嘗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唯師逵耳
○上以知府多循資格不稱任命大臣薦以郞中況
鍾等九人授知府後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鍾等多
爲循吏至有居官至數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一時稱盛焉

鍾本禮部吏也至是知蘇州與巡撫周忱協力釐
弊首奏免逋租七十餘萬石鋤豪強植善弱興利
除害不遺餘力民號曰況青天又爲之歌曰況太
守民父母先是中使織造賺辦者多在蘇州郡佐
以下動遭箠縛小臣尤不堪其虐及鍾在皆斂跡
不敢肆時與鍾同命者松江趙豫吉水陳本深西
安羅以禮常州莫愚皆著循良績終身不遷有增
秩至正三品者自太祖重守牧之選成祖仁宗皆
相承不替是時濟寧知州史誠祖在汶上二十九
年知寧州劉綱三十四年知嵩縣吳祥三十二年

知遵化縣李信二十七年皆洪武永樂中授官者也上尤重循良遠方小民叩閽乞留其長吏無不許者有去官已久而因民請復任者吏部言新令已在官數年矣上曰新者賢則民不復思舊矣由是吏治澄清者百餘年正統之際國有大變而天下晏然無土崩瓦解之憂識者以爲吏鮮貪殘之効焉然間或有奸吏嗾民乞留者自後乃下所司覈實而後許之自成化以後民無敢至闕下者矣

○是歲又命越府長史周忱御史于謙等六人巡撫諸道忱在任二十年民不知有凶荒而兩稅未

嘗逋負忱素樂易爲政務寬簡告訐者輒不省曰
朝廷命我但云安撫軍民耳每行村落屛去騶從
與農夫餉婦相對語若家人父子雖卑官冗吏悉
開心訪納務盡其長而性又機警錢穀鉅萬一屈
指無遺籌置濟農倉貯米至屢百萬石公私饒足
施及外郡後以妄費被劾去未幾而吳中道殣相
望民益思忱不已爲生祠處處祀之明興以後治
蘇州者前有魏觀後有況鍾而巡撫則以忱爲稱
首其後數百年間莫能及之者忱字恂如江西吉
水人也謚文襄

辛亥

○六年上微行幸楊士奇宅上奇頓首曰陛下奈何以宗社身自輕上曰思卿故來耳未幾獲二盜有異謀上曰今而後知卿愛朕也

壬子

○七年下詔寬䘏先是下詔寬䘏免災糧積欠薪芻減官田租寬追償畜馬至是復問更有可䘏者乎士奇請撫流民減稅課寬貪吏薦賢能上從之

太祖平張士誠盡籍張氏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又以富民兼并多沒其田產入官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盡征之故蘇州之賦比他郡特重又令民計丁養馬馬死者責償往往破家故至是寬䘏首

及二者士奇又請軍民中有文學勇略者羣臣察舉以聞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并從之上嘗閱內庫書畫得趙孟頫豳風圖揭殿壁嘗夏日午朝退語侍臣曰此正農夫耕耘時也因誦聶夷中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之句畿內蝗使捕之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宜知而戒之錦衣請採珠東莞上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下之獄中官袁琦侍帝久有寵假採辦虐取民財事覺即誅之并及其黨十餘人自國初已來屢發內帑賑濟民鬻子女者官爲收贖皇莊湖泊皆弛禁聽

民採取建官舍以處流民給糧以養棄兒流民還籍者又給口糧閭里充實府藏盈溢洪宣之際號爲極盛然上數下詔而有司不即奉行至戒勿以詔書爲辭戶部尚書郭資尤甚上雖知之然亦不深罪也○八年朝鮮請遣子弟入學詔賜五經四書以敎之朝鮮將崔潤德大破波豬江野人李滿住盡降其種落滿住建州女眞也

○十年春正月上崩遺詔國家重事白皇太后行時傳言太后欲立襄王（上弟名瞻墡）楊士奇楊榮率百官請見太子太后卽至乾淸宮攜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

士奇等伏謁呼萬歲浮議乃息太子立是爲英宗皇

帝

壽三十八六月葬景陵【史臣曰】宣宗卽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羡閭閻樂業歲不能災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命應奎曰】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然而三楊作相夏蹇同朝所稱舟楫之才股肱之用者止士奇進封五跡屢有獻替耳其他則都兪之風過于吁咈將順之美踰于匡救矣○時海内無事而上益勵精求治

諸大臣亦同心輔政上親製猗蘭操賜大臣求賢曰蘭生空谷兮燁燁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汲其予輔又作帝訓二十五篇官箴三十五卷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必問民間疾苦泛舟太液池顧楊士奇等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功也上爲太孫時儀智鄒濟陳濟皆侍讀授經智能直言每進戒必以正心術爲本陳濟博學有行以布衣爲永樂大典都摠裁皆先卒不及用唯侍郎戴綸中允林長懋屢諫太孫好遊畋綸又上疏成祖請

禁之及上卽位綸又以言忤旨死長樾亦被囚者十年○宣德中諸外國亦多入貢者黑婁討來思黙德那坤城滿剌撒丁白葛達亦力把里曲先罕東天方佐法兒皆洪武永樂時所未至也章皇帝之世天下稱太平矣然十年之間以諫獲罪者相望若陳祚者不過勸帝講學耳而父母妻子駢首於囹圄者數歲此殆幽厲桓靈之所未有也是以天下之母無故被廢而股肱耳目之臣無一人敢言者嗚呼幾何而不至於天下無邦哉然則何以不至於危亂也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人君

之職唯牧民是重以漢景帝之忌刻少恩與文帝
并稱於百世者唯其能節儉養民而已明自太祖
已後勤於民事世篤其仁而帝又能修明之不怠
蠲租賑荒動以千億計玆有言饑民當覈虛實者
帝曰趨民之急當如救水火奚暇待覈嗚呼斯一
言者亦足以祈天永命矣何危亂之有雖然以二
祖列宗之威德兼富庶安康之業易世纔十餘年
而幾不振於宦寺夷狄之禍嗚呼是豈不以言路
閉塞之故哉

續史略翼箋卷之五